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卷三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彦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吳紹昱

謄錄監生臣邱卿雲

文選卷三十一

梁　昭　明　太　子　蕭　統　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

雜擬下

傚曹子建樂府白馬篇

袁陽源善曰沈約宋書曰袁淑字陽源陳郡陽夏人也好屬文彭城王起為祭酒後還至左衛率府及元劭行簒逆淑濟曰

諫見害白馬篇述遊俠分義之事傚象也

劒騎何翩翩長安五陵間善曰史記曰游閒公子飾冠劒連車騎西京賦曰南望杜灞北眺五陵　良曰遊俠之人佩劒結騎遊於五陵之間翩翩輕健貌五陵漢帝陵豪傑所居

秦地天下樞八方湊才賢善曰戰國策范子見秦王曰今韓魏天下之樞也高誘曰樞要也河圖龍文曰鎮星光明八方歸德賈逵國語註曰湊聚也　向曰湊會也言秦地乃八方賢才之要會

荊魏多壯士宛洛富少年善曰呂氏春秋容有語周昭文君曰魏氏人張儀壯士也王逸荔支賦曰宛洛少年邯鄲遊士　銑曰荊魏二國名宛洛二都名富亦多也壯士少年皆遊俠之類

意氣深自負肯事郡邑權善曰謝承後漢書楊喬曰侯生為意氣剛頸漢書曰郭解姊子負解之勢應劭曰負恃也班固漢書游俠傳贊曰郡國豪傑處處各有又郭解曰奈何從他縣奪人邑賢大夫權也　翰曰言

各侍意氣不肯事郡邑執權之人籍籍善作籍關外來車徒傾國鄜善曰籍籍關外來謂被徒關中也車徒傾國鄜從者之多也漢書武帝曰事籍籍如此鄭玄禮記註曰鄜市物邸舍也今云鄜以明市也　濟曰籍籍諠盛貌關外來謂外郡俠客來也言車徒之衆傾於國鄜五侯競書幣羣公亟為言善曰漢書曰樓護字君卿為京兆史王氏五侯兄弟爭名護盡入其門咸得懽心五侯已見鮑明遠數詩古人相遺幣必書之於刺故曰書幣戰國策秦王謂趙使涼教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漢書曰郭解河內軹人自喜為俠及徙豪茂陵衛將軍為言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此其家不貧解徙諸公送出者千餘　良曰古人相問必為書及幣以送之主氏一門五侯樓護皆與之通五侯競致書幣以贈也義分明於霜信行直如弦五臣作絃善曰義

分則分義也孫卿子曰禮樂則修分義則明仲長子昌言曰潔若清冰嚴若秋霜慼勁風俗通曰順帝之末京師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

交歡池陽下留宴汾陰西音先叶韻善曰漢書曰郭解入關中賢豪爭交歡又曰左馮翊有池陽縣河東郡有汾陰縣漢書曰酤留飲食也銑曰池陽汾陰二縣名遊俠歡宴之處

一朝許人諾何能坐相捐善曰諾相然許之辭也老子曰輕諾者必寡信廣雅曰諾應也翰曰遊俠之人一許諾終不生相捐捐棄也

彯飄節去函谷投珮出甘泉善曰公羊傳曰曹子摽劍而去之劉兆曰摽辟也彯與摽字同孚堯切濟曰彯死節信也投珮謂去官也言分義之人或以死信去國或以憤怒而出甘泉宮名

嗟此務遠圖心為四海懸善曰左氏傳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莊子曰心若懸於天地之間郭象曰所希企者

高而闊也 良曰嗟歎務趣也遠圖志也言趣忠義之心懸於四海使人明知

但榮身意遂豈校耳目前 善曰列子楊朱曰慎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失當年之至樂不得自肆於一時聲類曰遂從意也嵇康養生論曰嗜好常在耳目之前也 向曰校見也言但行我身意得成已志豈見目前榮望

俠烈良有聞古來共知然 善曰漢書曰楚田仲以俠聞傅暢晉諸公贊曰劉布彭俠烈有才用也 銑曰楚田仲以俠聞言俠道之善古今共知如此

傲古 翰曰象古人征行辛苦之意

誶訊又息醉此倦遊士本家自遼東 善曰誶猶問也漢書曰司馬長卿故倦遊又曰有遼東郡也 濟曰誶問也遼東郡名無此古人假而為言也

昔隸李將軍十載事西

戎善曰將軍李廣也西戎匈奴也毛詩序曰備其兵甲以討西戎也　良曰李將軍謂李廣利隸附也西戎即大宛國結車高闕下極望見雲中善曰莊子曰車軌結於千里之外高誘呂氏春秋注曰結交也漢書曰將軍衛青至高闕臣瓚注曰山名也匕發曰極望成林漢書有雲中郡秦置也　向曰結聚也高闕山名雲中郡名俱在邊遠四面各千里縱橫起嚴風寒燠豈如節霜雨多異同善曰陸機從軍行曰涼風嚴且苛毛詩傳曰燠煖也　銑曰嚴風寒風也燠煖也言地偏節氣與中夏不同夕寐北河陰夢還甘泉宮善曰史記曰秦惠王遊至北河徐廣曰戎地之河上穀梁傳曰水南曰陰　翰曰北河謂戎地之河陰也言夕卧彼夢還甘泉宮歸見君也勤役未云已壯年徒為空迺知古時人所以悲轉

蓬善曰曹植雜詩曰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類此客遊子捐軀遠從戎　濟曰言勞役不已空度壯盛之年古人悲轉蓬飄流我今乃知之也

擬古二首

劉休玄善曰沈約宋書曰南平穆王鑠字休玄文帝第四子也少好學有文才元凶弒立以為中軍將軍世祖入討歸世祖進侍中司空後以藥內食中毒殺之鑠為藥所毒時年二十三

擬行行重行行

銑曰此篇敘閨人思遠之意

眇眇陵長道遙遙行遠之善曰楚辭曰路眇眇之默默廣雅曰眇眇遠也左氏傳童

謠曰遠哉遥遥曰遥遥心不安貌向回車背京里揮手從此辭善曰古詩曰迴車駕言邁劉越石扶風歌曰揮手長相謝說文曰揮奮也蘇武詩曰去去從此辭銑曰京里謂都里也揮手舉手辭別也堂上流塵生庭中綠草滋善曰曹植曹仲雍誄曰流塵飄蕩魂安歸翰曰流遊滋茂也言堂庭無人而塵草生寒螢將翔水曲秋兔依山基善曰淮南子曰兔走歸窟寒螢翔水各哀其所生高誘曰寒螢水鳥哀猶愛也濟曰言寒螢依水秋兔依山皆得其所而人不歸芳年有華月佳人無還期日夕涼風起對酒長相思善曰魏文秋胡行曰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李陵贈蘇武詩曰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良曰芳年華月喻盛時也佳人謂夫也涼風起謂漸及秋感時哀暮悲發江南調憂委子衿

詩 善曰古樂府江南辭曰江南可採蓮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向曰江南調采蓮曲也子衿詩歎無音信也言悲憂之心但妾此歌詩而已

卧覺明燈晦坐見輕紈緇 善曰陸機為顧彥先贈婦詩曰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 銑曰晦暗也夜久則燈暗紈緇帛之黑色言晝夜坐卧唯見此而已

淚容不可飾幽鏡難復治 善曰曹植七哀詩曰膏沐誰為容明鏡闇不治 翰曰言泣涕之容不可修飾幽匣之鏡誰復重理

願垂薄暮景照妾桑榆時 善曰陸機塘上行曰願君廣末光照妾薄暮年日在桑榆以喻人之將老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濟曰薄暮謂微光也桑榆時喻老也言願垂微光照妾老年

擬明月何皎皎 良曰此篇為遠人未還中閨感月而歎

落宿半遙城浮雲藹層闕玉宇來清風羅帳延秋月善曰鄭玄詩箋曰層重也曹植芙蓉賦曰退潤玉宇進文帝庭羅帳羅帷也桓子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今君下羅帳來清風古詩曰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帷　向曰宿謂星也浮雲薄雲也藹蓋也層闕高闕玉宇以玉飾屋也　延引也

結思想伊人沈憂懷明發善曰毛詩曰所謂伊人宋玉笛賦曰武毅發沈憂結毛詩曰明發不寐　銑曰伊人謂夫也沈深也言深憂遠懷至於曙色之發

誰為五臣作謂

容行久屢見流芳歇河廣川無梁山高路難越善曰潘岳悼亡詩曰流芳未及歇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秦嘉妻徐氏荅嘉書曰高山嵓嵓而君是越斯亦難矣　翰曰言誰知行者之久數見芳春消歇也思欲就君河廣山高不可逾越而至

和琅邪王依古一首

王僧達

少年好馳俠旅宦遊關源既踐終古跡聊訊五臣作詐興亡善曰楚辭曰長無絕兮終古訊與信通易乾鑿度曰興亡殊方各有其祥良曰宦學踐歷詐問也關源謂言關中河源也言少好遊俠旅學關源歷遠古之跡問興亡之事隆周為藪澤皇漢成山樊善曰漢書揚雄河東賦曰瞰隆周之大寧喻蜀父老曰羅者猶視乎藪澤西都賓曰皇漢之初經營也莊子曰彭陽曰公閱休夏則休乎山樊者也毛萇詩傳曰樊藩也　向曰言周漢之居盡成藪澤山樊樊林也久沒離宮地安識壽陵園善曰甘泉賦曰遠遠離宮般以相燭張晏漢書注曰景帝

作壽陵也又元帝詔曰徙民以奉園陵　銑曰離宮宮名壽陵漢園陵名皆言蕪沒不識其處

仲秋邊風起孤蓬卷霜根白日無精景黃沙千里昏顯軌莫殊轍幽塗豈異魂善曰郭象莊子註曰待隱謂之死待顯謂之生廣雅曰軌道也陸機泰山吟曰幽塗延萬鬼神房集百靈　翰曰風起蓬斷黃沙亂昏日無精景此喻時也軌法也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生死之理不殊聖賢良已矣抱命復何怨善曰桓範世要論曰聖哲之人知有終之命必至之理不可以智力避列子曰怨年我逝不知命也　濟曰自古聖賢皆正此生死之理況我抱此區區之命能為怨嗟乎

擬古三首

鮑明遠 良曰此篇刺有德不仕安於幽棲

幽并重騎射少年好馳逐 善曰史記曰趙武靈王胡服以習騎射也七發曰馳騁角逐 向曰幽并二州名其中少年多好騎射逐獵 氊帶佩雙鞬居言象弧插楚治彫服 善曰搜神記曰太康中以氊為絔頭及帶身袴口魏志曰董卓有武力雙帶兩鞬左右馳射方言曰所以藏箭弩謂之服弭謂之鞬毛詩曰四牡翼翼象弭魚服鄭玄曰弭弓之末彆者以象骨為之服矢服也 銑曰氊帶以氊為帽頭佩帶也鞬盛弓者象弧象牙飾弓也插亦帶也服盛箭器彫畫 獸肥春草短飛鞚控越平陸 善曰魏文帝典論曰弓燥手柔草淺獸肥埤蒼曰鞚馬勒鞚孫子曰平陸平處 翰曰飛鞚走馬也越度也平陸平道 朝遊鴈門上暮還樓煩宿 善曰漢書曰鴈門郡

有樓煩縣濟曰鴈門郡名樓煩縣名

石梁有餘勁驚雀無全目

善曰闞子曰宋景公使工人為弓九年乃成公曰何其遲也工人對曰臣不復見君矣臣之精盡於此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景公登虎圈之臺援弓東面而射之矢踰於西霜之山集於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勁猶飲羽於石梁帝王世紀曰帝羿有窮氏與吳賀北遊賀使羿射雀羿曰生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羿抑首而媿終身不忘故羿之善射至今稱之　良同善注

漢虜方未和邊城屢翻覆留

我一白羽將以分虎五臣作符竹

善曰白羽矢名國語曰吳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漢官儀曰郡國銅虎符三竹使符五也　向曰漢武已前匈奴數背故云翻覆白羽箭也言我留一隻之箭以定四方銅虎符竹使符並國家發兵遣使之符謂能立功以分取之

魯客事楚王懷金襲丹素善曰魯客假言揚子法言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李軌曰金金印也司馬彪上林賦註曰襲服也毛詩曰素衣朱襮毛萇曰丹朱中衣也　銑曰魯客謂魯人也衣襌復具曰襲丹素中衣既荷主人恩又蒙令尹顧善曰主人謂君也王仲宣公讌詩曰願我賢主人臣瓚漢書註曰諸侯之卿惟楚稱令尹其餘國稱相也　翰曰荷負也顧眷也

日晏罷朝歸輿善作鞍馬塞衢路宗黨生光華賓僕遠傾慕富貴人所欲道得善作德亦何懼善曰論語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濟曰宗族鄉黨皆恃其勢而生光榮賓僕遠慕也昭言我以道得此富貴何所懼也

南國有儒生迷方獨淪誤善曰儒生自謂也漢書叔孫通曰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莊子曰小惑

易方郭象曰東西易方於禮未虧孔安國尚書傳曰誤謬也沈淪謬誤也　良曰南國鮑照自謂儒生謂有道術士迷方謂惑於所向而自沈淪為誤也

伐木清江湄設罝守毚仕咸兔

善曰毛詩曰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又曰肅肅兔罝椓之丁丁又曰趯趯毚兔遇犬獲之　向曰伐木詩謂燕朋友故舊也湄岸也罝網也毚兔狡兔也設網守兔喻懷德待祿

十五諷詩書篇翰靡不通

善曰論語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葦昭漢書注曰翰筆也　銑曰背文曰諷言文章篇翰無不通曉

弱冠參多士飛步遊秦宮

善曰華嶠與薛瑩詩曰仔者今惟三飛步有匹特　翰曰弱冠謂年二十也多士朝臣也飛步高步也秦宮西都之宮

側覩君子論預見古人風

善曰魏志太祖謂毛玠曰君有古人之風　濟曰見君子古人

道德之風

兩說窮舌端五車摧筆鋒

善曰兩說謂魯連說新垣衍及下聊城史記曰秦東圍邯鄲魏王使新垣衍入邯鄲說平原君尊秦昭王為帝秦必罷兵去魯連聞之乃責垣衍新垣衍請出不敢言帝秦秦將聞之却五十里人曰田單攻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聊城中燕將得書自殺韓詩外傳曰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莊子曰惠施其書五車道踳駁也　良曰兩說謂本末之說舌端君子有三端舌端一也惠子多方其書五車言其博聞舌端能摧折文士之筆端

羞當白壁貺恥受聊城功

善曰韓詩外傳曰楚襄王遣使者持金千斤白璧百雙聘莊子以為相莊子不許史記田單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也　向曰貺賜也楚襄王以金璧聘莊周為相莊周不受魯仲連為齊以書與燕將下燕之聊城欲以功爵仲連不受

晚節從世

五臣作時

務

乘障遠和戎 善曰鄒陽上書曰至其晚節末路漢書曰
嚴安上書言世務又曰帝使博士狄山乘
鄣李奇曰乘守也左氏傳晉侯謂魏絳曰子教寡人和
諸戎狄 銑曰晚節末年也務事障邊也言末年從時
事乘邊遠 解佩襲犀渠卷袠奉盧弓 善曰國語曰奉文
撫戎狄 犀之渠尚書曰平
王錫晉文侯盧弓十 翰曰佩大服也犀渠甲
也袠書衣也盧弓征伐之弓謂弃筆從戎也 始願力
不及安知今所終 善曰左氏傳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
莊子曰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
終 司馬彪曰誰知禍之所終者也 濟曰始
願為文力已不及今為武士未知其終竟

學劉公幹體 良曰此詩言正直被邪佞所
損雖行質素而衰盛相陵

鮑明遠

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善曰范曄後漢書蔡琰詩曰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楚辭曰增冰峨峨雪千里又曰北有寒山連龍絶然王逸曰連龍山名　向曰胡在北朔亦北也龍山山名言風雪自北來度於龍山集君瑤臺裏飛舞兩楹前善曰楚辭曰望瑤臺之偃蹇兮鄭玄禮記注曰兩楹之間人君聽治正坐之處　銑曰瑤玉也以玉飾臺也茲辰自為美當避豔陽年善曰神農本草曰春夏為陽　銑曰茲辰謂冬時喻亂代也豔陽春也喻明君也豔陽桃李節皎潔不成妍善曰呂氏春秋曰仲春之月桃李華　銑曰風雪比佞人也桃李比忠直也言未遇至明之時雖忠直之人為佞者所亂不成其美

代君子有所思五言　翰曰此言防漸忌滿之戒

西出登雀臺東下望雲闕善曰鄴中記曰鄴中西北立臺名銅雀臺劉歆甘泉賦曰雲闕蔚之巖巖衆星接之皚皚　濟曰鄴西有銅雀臺望雲闕言闕高至雲層閣肅天居馳道直如髮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層重也蔡邕述征賦曰皇家赫而天居漢書曰太子不敢絕馳道應劭曰天子之道毛詩曰彼君子女綢直如髮　良曰層高也言高閣肅然天帝之居馳走之地端直如髮繡甍結飛霞璇題納行月善曰西京賦曰雕楹玉碣繡栭雲楣甘泉賦曰珍臺閒館璇題玉英　向曰甍棟也以五彩飾之似繡連結於飛霞也璇玉也題椽頭也言月過簷頭璇題納引其光也築山擬蓬壺穿池類溟渤選色遍齊代徵聲帀邛越善曰蓬壺二山名溟渤二海名齊代邛越四地名　銑曰蓬壺仙山溟渤海也色美女也齊國多美女故進之邛越二國

名其中人善
歌故徵之
陳鍾陪夕讌笙歌待明發善曰楚辭曰陳
鍾按鼓造新歌
魏文帝東門行曰朝遊高臺觀夕宴華池陰儀禮曰歌
魚麗笙由庚毛詩曰明發不寐　翰曰言陳鍾樂笙歌
陪夜讌至
於明發也年貌不可還身意會盈歇蟻壞漏山阿善作
河
絲淚毀金骨善曰列子西門子謂東郭先生曰北宮子
年貌言行與子並列子楊朱曰慎耳目之
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傅玄口銘曰勿謂不然變出無聞
蟻孔潰河溜穴傾山絲淚淚之微者金骨之堅喻親之
篤者言讒邪之人但下如絲之淚而金骨為之傷毀也
張叔及論曰頃究俯仰淚如絲兮郄陽上書曰衆口鑠
金積毀銷骨　濟曰貌容也謂年容一謝不可重少身
意歡會亦有盈歇蟻蚍蜉也壞蟻穴土也漏因穴漏水
山阿猶大隄也言大隄之敗在蟻穴之漏
金骨之銷亦在如絲之淚言積微至著器惡含滿欹

物忌厚生沒善曰家語曰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對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誡故常置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實之中而正滿則覆夫子喟然而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老子曰人之生生之厚動皆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也　良曰器欹器也滿則覆是以惡滿也忌恐也厚生謂厚於生理也言人養生恐其不厚養既厚矣生理滅焉

智哉衆多士服理辨昭昧末叶韻　善曰莊子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郭象曰思求更致不了　向曰智哉歎美之辭多士謂羣官也服習理道也言習道可以辨物情之明暗

倣古

范彥龍 銑曰此言從征之義

寒沙四面平飛雪千里驚 善曰楚辭曰增冰峨峨雪千里 翰曰寒沙風吹故四方之面皆平也飛雪千里言自遠而下 風斷陰山樹霧失交河城 善曰漢書侯應上書曰臣聞陰山草木茂盛又曰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 濟曰陰山匈奴山名交河邊城名斷折也失迷也言風勁霧重折樹迷城 朝驅 善作馳 左賢陣夜薄休屠營 善曰漢書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陣又曰驃騎將軍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得休屠祭天金人 良曰驅逐薄迫也左賢休屠皆戎狄之王號 昔事前軍幕今逐嫖姚兵 善曰漢書

曰大將軍大擊匈奴李廣數自請行上以為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軍又曰霍去病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受詔予壯士為嫖姚校尉也　向曰李廣為前將軍霍去病為嫖姚校尉也事逐皆從行也

失道刑既重遲留法未輕

善曰漢書曰李廣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或失道大將軍問廣失道狀廣曰校尉無罪乃我者自失道引刀自剄又曰宣帝命虎牙將軍田順出五源虜去塞八百餘里不進上以虎牙不至期逗留不進下吏自殺音義曰律語也謂軍行頓止稽留不進遲或作逗音豆　銑曰失道謂失行軍之道遲留謂稽遲不應期會言此刑法皆至死也

所賴今天子漢道日休明

善曰太史公自序曰作今上本紀其述事皆云今天子班固漢書文紀述曰登我漢道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　翰曰賴蒙也言蒙我天子同漢王之道日日休明也

雜體詩三十首 并序

江文通

夫楚謠漢風既非一骨魏製晉造固亦二體譬猶藍朱成彩雜錯之變無窮宮商為音靡曼之態不極故蛾眉詎同貌而俱動於魄芳草寧共氣而皆悅於魂不其然歟至於世之諸賢各滯所迷莫不論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豈所謂通方廣恕好遠兼愛者哉及公幹仲宣之論家有曲直安仁士衡之評人立矯抗況復殊於此者

乎又貴遠賤近人之常情重耳輕目俗之恒弊是以邯鄲託曲於李奇士季假論於嗣宗此其效也然五言之興諒非夐古但闗西鄴下既已罕同河外江南頗爲異法故玄黄經緯之辨金碧沉浮之殊僕以爲亦合其美並善而已今作三十首詩斆其文體雖不足品藻淵流庶亦無乖商搉云爾

古離别 五臣作别離

遠與君别者乃至鴈門闗 善曰漢書曰鴈門郡有樓煩縣邊塞故曰闗 濟曰鴈門

山名其上置關黃雲蔽千里遊子何時還善曰淮南子曰黃泉之埃上為黃雲古詩曰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江之此製非直學其體而亦兼用其文故各自引文而為之證其無文者乃他說

良曰黃雲謂埃塵與雲相連而黃也蔽暗也何時還言未還也送君如昨日簷前露已團善曰張景陽雜詩曰下車如昨日望舒四五圓毛詩曰野有蔓草零露溥兮向曰秋露下垂而圓

言時節速改不惜蕙草晚所悲道里寒善曰古詩曰香風難久居空令蕙草殘銑曰蕙香草晚謂衰落也言不惜此草衰落悲歲暮行人道路寒也

君在天一涯五臣作居行在天涯妾身長別離願一見顏色不異瓊樹枝善曰古詩曰各在天一涯又曰與君生別離李陵贈蘇武詩曰思得瓊樹枝以解長饑渴翰曰天涯言遠也瓊樹玉樹也在崑崙山故

難見言君行之遠思見之難不異瓊樹枝也 兔絲及水萍五臣作蓱所寄終不移善曰爾雅曰女蘿兔絲也毛詩曰蔦與女蘿施於松柏淮南子曰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天地性也曹植雜詩曰寄松為女蘿依水如浮萍　濟曰兔絲草名感茯苓而生萍草依水而長亦猶婦人之附於夫言此心終不移易

李都尉從軍陵 良曰此擬攜手上河梁

罇酒送征人踟蹰在親宴善曰蘇武詩曰我有一樽酒欲以贈遠人　良曰踟蹰徘徊觀日暮浮雲滋握手淚如霰良曰滋多也霰細雨也悠悠清川水嘉魴得所薦善曰言魚處水而得所我萬里而離鄉歎魚之不若也毛詩曰河水悠悠釋名曰薦

藉也　向曰悠悠流水覩魴魚名得所蕩謂得其所處

而我在萬里結髮五臣作友不相見善曰古詩曰相去萬餘里蘇武詩曰結髮為夫妻恩愛兩不疑　銑曰結友同心之友言相去萬里不得相見

袖中有短書願寄雙飛鷰善曰桓子新論曰若其小說家合叢殘小語近取譬論以作短書治身治家有可觀之辭陳琳止欲賦曰欲語言於玄鳥玄鳥逝以差池古詩曰願為雙飛鷰雙或為南淮南子曰鷰鴈代飛許慎曰鷰春南而鴈北虞義送別詩曰惟有一字書寄之南飛鷰文與此同　翰曰短書謂小書也鷰春南飛就暖巢於人家故願以書寄之

班婕妤詠扇　良曰此擬新製齊紈素

紈扇如圓月出自機中素善曰班婕妤怨詩曰新製齊紈素鮮潔如霜雪裁為合歡

扇團圓似明月濟曰紈綺類也團圓月陰象取與婦人機織作之具以喻父母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烟霧善曰列仙傳曰蕭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妻焉一旦皆隨鳳皇飛去楚辭曰駕鸞鳳而上游　良曰秦穆公女弄玉能吹簫作鳳鳴聲後隨鳳乘仙言畫此於扇上以慕之鸞亦鳳彩色世所重雖新不代故竊愁涼風至吹我玉階樹善曰班婕妤怨詩曰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又自傷賦曰華殿塵兮玉階苔　向曰言彩色雖可重不可以新而代故涼風至謂秋也言恐秋而輕棄不用也君子恩未畢零落在中路善曰班婕妤怨詩曰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銑曰言君子所愛未畢而時已涼故零落於中路

魏文帝遊宴　曹丕濟曰此擬芙蓉池作

置酒坐飛閣逍遙臨華池 善曰曹子建詩曰置酒高殿上西都賓曰修途飛閣魏文帝東門行曰朝遊高臺側夕宴華池陰 銑曰飛閣高閣

神飈自遠至左右芙蓉披 善曰曹子建公讌詩曰神飈接丹轂魏文帝詩曰蘭芷生兮芙蓉披 向曰飈風也言天子所處則起神靈之風拔開芙蓉之花

綠竹夾清水秋蘭被幽崖 善作涯 善曰枚乘兔園賦曰修竹檀欒夾池水旋兔園曹植公讌詩曰秋蘭被長坂朱華冒淥池 翰曰幽崖深岸也

月出照園中冠珮相追隨 善曰曹植公讌詩曰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 翰曰冠珮謂近臣服飾

客從南楚來為我吹參差淵魚猶伏浦 五臣作涌 聽者未云疲 善曰古詩曰客從遠方來楚辭曰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淵魚鱏魚也韓詩外傳曰昔伯牙鼓琴而淵魚出

聽　濟曰客席之所尊也南楚者託遠言也參差簫也言深淵之魚聞吹簫之聲亦涌而出況聽者能疲殆乎

高文一何綺小儒安足為　善曰陸機今日良宴會詩曰高談一何綺孫卿子曰小儒者謂大夫士　良曰高丈綺靡通達之才非一經小儒之所為

肅肅廣殿陰雀聲愁北林　善曰莊子曰至陰肅肅也　向曰肅肅靜也廣殿陰謂日暮也雀鳥之總名愁北林將棲之時

衆賔還城邑何以慰吾心　善曰曹子建名都篇曰雲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李陵詩曰何以慰我心　銑曰言歡宴之賔既散將何以安慰我心

陳思王贈友　曹植　翰曰擬贈丁儀王粲等詩

君王禮英賢不恡千金璧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恡惜也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

一見賜金百鎰白璧一雙莊子曰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　良曰君王謂曹公也與賢謂丁儀王粲等悵惜也

雙闕指馳道朱宮羅第宅　善曰古詩曰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漢書曰太子不敢絕馳道應劭曰天子之道傅玄西都賦曰彤彤朱宮古詩曰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　向曰闕門也馳道大道也朱宮謂朱樓也羅列也第宅王侯之宅

從容冰井臺清池映華薄　善曰鄴中記曰銅雀臺北則冰井臺陸機君子有所思曰曲池何湛湛清川帶華薄　銑曰魏有冰井臺下有清池言從容於上見華薄於池中華花也草木叢生曰薄

涼風盪芳氣碧樹先秋落　善曰論衡曰物至秋而死先榮後落　翰曰盪搖也碧樹謂芳樹也先秋秋初秋也

朝與佳人期日夕望青閣　善曰魏文帝秋胡行曰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曹子建美女篇曰青樓臨大路

潧曰朝夕望於青閣之上思其來也

褰裳摘明珠徙倚拾蕙若

善曰毛詩曰褰裳涉溱洛神賦曰或采明珠或拾翠羽謝靈運鄴中集曰攀條摘蕙草楚辭曰連蕙若以為佩　良曰褰舉摘取從倚移行貌蕙若香草也

眷我二三子辭義麗金雘

烏郭　善曰曹子建贈丁儀詩曰吾與二三子揚雄解嘲曰昔人之辭乃玉乃金王仲宣誄曰吾與夫子義貫丹青說文曰雘善丹也　向曰二三子謂丁儀王粲等金雘彤飾也　言此子皆以辭義自相彤飾而為美麗

延陵輕寶劍季布重然諾

善曰吳都賦曰有吳之開國也造自泰伯宣於延陵端委至德泰伯也高節克讓延陵也漢書曰季布楚人也楚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又曰貫高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　銑曰延陵聘上國過徐君心許徐君所佩劍使還徐君已死乃挂劍於墓樹而去季布名義之士楚人重之皆相謂曰得

黄金百兩不如季布一諾言 **處富不忘貧有道在葵藿**

此二人義信以廣二三子

善曰何敬祖贈張華詩曰既貴不忘儉處有能存無莊子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陸機君子有所思曰無以肉食資取笑葵與藿 翰曰言處富貴不可忘於貧者有道之士非不在葵藿言以此為戒

劉文學 感遇 **楨**

濟曰感思也思其有幸遭遇

蒼蒼山中桂團團 善作團團 **霜露色**

善曰言桂遭霜露而色不渝身經夷險而操不

霜露一何緊

易也劉楨贈徐幹詩曰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 良曰蒼蒼桂色團團霜凝貌

桂枝生自植

善曰劉楨贈徐幹詩曰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廣雅曰緊急也 向曰言霜露雖

急不能損桂枝勁直之性橘柚在南國因君為羽翼善曰橘柚在南雖珍須君羽翼乃貴也楚辭曰后皇嘉樹橘來服受命不遷生南國古詩曰人儻欲我知因君為羽翼　銑曰大曰橘小曰柚皆果名生於南國此自喻君謂曹植也羽翼謂聲譽因植為已聲譽謬蒙聖主私託身文墨職善曰洞簫賦曰蒙聖主之渥恩鄭玄禮記註曰私之猶言恩也劉楨雜詩曰職事相塡委文墨紛消散　翰曰謬誤也聖主謂文帝也言誤蒙聖恩私及於已得為文墨之職謂為平原侯庶子丹彩既已過敢不自彫飾善曰古詩曰橘柚垂華實乃在深山側聞君好我甘竊獨自彫飾　濟曰丹彩猶恩遇既過敢不勉勵自彫飾也華月照方池列坐金殿側善曰古歌辭曰上金殿酌玉樽　良曰言良辰月夜蒙提攜坐於金殿之側微臣固受賜鴻恩良未

測善曰曹植天地篇曰復為時所拘羈緤作微臣東京賦曰洪恩素畜八心同結　良曰微小也言我小臣受君大恩不可測度

王侍中懷德　粲銑曰懷德謂懷魏武帝之德

伊昔值世亂秣馬辭帝京善曰王粲七哀詩曰西京亂無象又曰遠身適荊蠻　翰曰值亂謂董卓作亂辭帝京謂避亂荊州既傷蔓草別方知杕杜情善曰毛詩序曰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不期而會焉毛詩曰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濟曰蔓草杕杜詩篇名傷時歎於行旅也崤函復丘墟冀闕緬縱橫善曰崤函崤谷及函谷也呂氏春秋燭過曰吳為丘墟西征賦曰冀闕緬其堙盡　良曰崤山函谷關及

泰所造翼闕皆化為立墟緬微也縱横謂亂

倚棹汎涇渭日暮山河清〔善曰方言曰楫謂之櫂棹與櫂同　向曰倚棹悵望之意涇渭二水名〕蟋蟀依桑野嚴風吹枯〔善作若〕莖〔善曰毛詩曰七月在野八月在宇鄭玄曰謂蟋蟀毛詩曰蛸蛸者蠋蒸在桑野賈逵國語注曰若木晚矣　向曰蟋蟀悲秋之蟲也嚴風急風枯莖枯木之莖喻危脆也〕鸛〔音貫〕鷁〔俄亦〕在幽草客子淚已零〔善曰鸛鷁在幽草謂鸛鳴於垤鷁亦水鳥故連言之王仲宣從軍詩曰哀彼東山人喟然感鸛鳴毛詩曰有芃者狐率彼幽草　銑曰鸛鷁水鳥名幽草深草也客子謂粲也淚已零悲亂也〕去鄉二〔善作三〕十載幸遭天下平〔善曰楚辭曰去鄉離家來遠客鮑照結客少年場曰去鄉二十載禮記曰國治而天下平　翰曰載年也遭逢也〕賢主降嘉賞金貂服玄

纓善曰賢主魏太祖也時粲為侍中故云金貂漢書谷永對詔曰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尉繚子曰天子玄冠玄纓也　濟曰賢主謂魏武也嘉賞與之遊宴金貂玄纓侍中之服飾也

侍宴出河曲飛蓋遊鄴城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時駕而遊北遵河曲曹子建公讌詩曰飛蓋相追隨　良曰飛蓋車蓋也

朝露竟幾何忽如水上蓱善曰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楚辭曰竊哀兮浮蓱泛濫兮無根王逸注曰自比蘋隨水浮汎作東作西　向曰朝露日出則乾人命短促亦猶是焉忽疾貌水蓱喻無依託

君子篤惠義柯葉終不傾善曰新語曰君子篤義於惠禮記曰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如松柏之有心二者雖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　銑曰篤厚惠恩也言君子厚其恩義履其禮度則如松柏之有心不改柯葉傾落

福履既所綏千載垂令名善曰

王粲公宴詩曰古人有遺言君子福所綏左氏傳子產曰令名德之輿也　翰曰言能履福自安故得後世垂令名

嵇中散言志　康濟曰言志言本有高尚之志而横遭讒言

曰余不師訓潛志去世五臣作俗塵善曰嵇康幽憤詩曰恃愛肆姐不訓不師楚辭屈原曰蒙世俗之塵埃　良曰言不受師教訓而深遠於俗事遠想出宏域高步超常倫善曰左太沖詠史詩曰高步追許由　向曰宏大倫輩靈鳳振羽儀戢景西海濵朝食琅玕實夕飲玉池津善曰莊子老子歎曰吾聞南方有鳥其名為鳳居積石千里河海出下鳳皇居上天為生樹名瓊枝高百二十仞大三十圍以琳琅為實周易曰鴻漸於陸其羽可

用為儀既藉詩曰朝食琅玕實夕宿丹山際衡山記曰空青崗有天津玉池傳玄擬楚篇曰登崑崙漱玉池向曰戢匿也琅玕瓊實也言得出大域越常輩同靈鳳匿光景食瓊樹之實飲玉池之水者喻高潔也處

順故無累養德乃入神善曰莊子曰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懸解也又曰欲勉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又曰堯觀乎華華封人請祝聖人使壽使富使多男子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周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銑曰有形時也無形順也安時處順憂樂不及故曰無累養德謂以道德自養道德至妙乃通神明曠哉

宇宙惠雲羅更四陳善曰文子曰四方上下謂之宇說文曰宙舟輿所極覆也鵩鳥賦曰冠雲霓而張羅翰曰言天地之惠如雲之羅列陳布於四方哲人貴識義大雅明庇

身 善曰毛詩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左氏傳曰子反曰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也 濟曰哲智也言智者貴識義理大雅詩篇名言明知可庇蔭其身

莊生悟無為老氏守其貞 善曰莊子曰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老子曰見素抱璞河上公曰見素者當抱素守貞不文飾也 良曰悟明也莊周老聃皆道者之流無為任物自為守真不汚本性

天下皆得一名實久相賓 善曰老子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莊子曰堯讓許由天下許由曰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 向曰名者實之賓言名實久相為賓主

咸池饗爰居鍾鼓或愁辛 善曰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莊子曰海鳥止於魯郊魯侯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

養養鳥也　銑曰爰居海鳥也昔臧文仲奏咸池擊鍾鼓具太牢以饗海鳥禮樂雖美鳥聞之悲愁辛酸此言榮祿信美而康視之亦猶鳥聞鍾鼓之音

柳惠善直道孫登庶知人

善曰西征賦曰無柳季之直道佐士師而一黜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嵇康憂憤詩曰昔慚柳下今愧孫登魏氏春秋曰初康采藥於中山北見隱者孫登康欲與之言登默然不對踰年將去康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也　翰曰言康以直道而被幽縶故以登為知人也　餘同善注

寫懷良未遠感贈以書紳

善曰論語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子張書諸紳　濟曰謂康寫幽憤之懷未能遠及真理故感此以贈當代書紳以為戒也紳大帶也

阮步兵籍 詠懷

青鳥海上遊鸒音預斯蒿下飛善曰阮籍詠懷詩曰雖云不可知青鳥明我心呂氏春秋曰海上有人好青者朝至海上而從青遊青至者前後數百其父曰聞汝從青遊盍取來吾欲觀之其子明旦至海上羣青翔而不下莊子曰北溟有魚化為鳥其名曰鵬齊諧曰鵬之徙南溟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蜩與鸒鳩笑之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控地而已矣以之九萬里而圖南為北溟有鳥焉其名為鵬搏扶搖羊角而上者行九萬里尺鷃笑之曰彼且奚適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司馬彪曰蜩蟬也鸒斯小鳥毛萇詩傳曰鸒斯鵯居鵯居雅烏也音豫　良曰青鳥海鳥也海上蒿下寬隘不同適性逍遙其致一也

沈浮不相宜羽翼各有歸善曰曹子建七哀詩曰沈浮各異世阮籍詠懷詩曰鸒斯飛桑榆海鳥運天池豈不識宏大羽翼不相宜　向

曰沈謂萬下浮謂海上各是所遊故云不相宜然同得其所故云各有歸

飄颻可終年沆胡朗

瀁安是非

善曰阮籍詠懷詩曰逍遙可終生又曰蕩漾焉可能列子曰信理者亡是非莊子曰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飄颻萬下沆瀁海上逍遙一也銑曰飄颻輕飛貌可終年謂鸞斯也沆瀁廣大貌青烏遊於廣大之處亦安知其是非

朝雲乘變化光耀世所希

善曰阮籍詠懷詩曰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高堂賦曰須臾之間變化無窮陸雲詩曰知音世所希 翰曰朝雲高唐神也言高唐神乘雲變化為其光色當代所希有

精衛銜木石誰能測幽微

善曰阮籍清思賦曰女娃榮於東海之濱而翩飄於西山之傍山海經曰發鳩之山有鳥名精衛赤帝之女娃女娃遊於東海溺而死不反化為精衛常取西山木石以填東海也 濟曰言此幽微之事難知

張司空離情 華

秋月映善作照簾櫳懸光入丹墀善曰張華情詩曰清風動帷簾晨月燭幽房班婕妤自傷賦曰俯視兮丹墀 良曰櫳檻墀階也言月映簾檻垂光入於丹階佳人撫鳴琴清夜守空帷蘭逕少行跡玉臺生網絲善曰陸機擬古詩曰佳人撫鳴瑟又曰閑夜撫鳴琴曹子建雜詩曰妾身守空閨楚辭曰皐蘭被徑斯路漸張景陽雜詩曰房櫳無行迹西京賦曰西有玉臺張景陽雜詩曰蜘蛛網四屋論衡曰蜘蛛經絲以網飛蟲 向曰帷幔也蘭逕謂夾逕蒔蘭也網絲謂蜘蛛網也言無人行而致此庭樹發紅彩閨草含碧滋善曰張景陽雜詩曰寒花發黃采秋草含綠滋 銑曰紅彩花也碧滋謂草色翠而滋繁延佇整綾綺萬里贈所

思善曰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古詩曰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又曰欲以遺所思翰曰延頸佇立整理綾綺遠寄於夫所思則夫也願垂湛露惠信我皎日期善曰毛詩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又曰謂予不信有如皎日濟曰湛露能潤澤於物喻夫之恩惠皎日謂言誓也願垂恩惠信我此心

潘黃門述岳良曰謂哀悼婦詩

青春速天機素秋馳白日善曰楚辭曰青春爰謝潘岳悼亡詩曰曜靈運天機四節代遷逝劉楨與臨淄侯書曰肅以素秋則落也良曰天機璇璣運時之急速忽及素秋美人歸重泉悽愴無終畢善曰潘岳悼亡詩曰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銑曰美人謂岳妻重泉深泉

也悽悽悲傷也無終畢言不極也

殯宮已肅清松栢轉蕭瑟善曰陸機挽歌曰殯宮何嘈嘈寡婦賦曰虛坐兮肅清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者松栢梧桐以識其墳楚辭曰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　良曰肅清猶寂寞也蕭瑟風吹松栢聲

俯仰未能弭尋思非但一善曰楚辭曰聊抑志而自弭賈逵國語注曰弭忘也魏文帝詩曰所憂非但一　濟曰弭止也言尋思哀念非但一途

撫衿悼寂寞怳然若有失善曰潘岳悼亡詩曰撫襟長歎息王逸楚辭注曰怳失意也後漢書曰戴良見黃憲及歸罔然若有失　良曰悼傷也怳驚視貌言傷此寂寞驚視左右有所失也

明月入綺窗髣髴想蕙質善曰潘岳悼亡詩曰歲寒無與同朗月何朧朧獨無李氏靈髣髴覩爾容古詩曰交疏結綺窗左九嬪武帝納皇后頌曰如蘭之茂蕙蘭類故變之耳　向曰髣髴想見貌蕙

質言體質芬芳如蘭蕙

銷憂非萱草永懷寄善作寧夢寐善曰毛詩曰馬得諼草言樹之背毛萇曰諼草令人忘憂毛詩曰終其永懷寡婦賦曰願假夢以通靈銑曰萱草草名可忘憂也言岳之此憂非萱草所能消但懷夢寐而已

夢寐復冥冥何由覿爾形善曰潘岳哀永逝賦曰既目遇兮無兆曾寤寐兮不夢冥冥幽昧也文子曰慮患於冥冥之外翰曰冥冥昏闇也言夢寐之中又昏闇何從得見爾之形容

我愍北海術爾無帝女靈善曰列異傳曰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使人與死人相見同郡人婦死已數年聞而往見之曰願令我一見死人不恨遂教其見之於是與婦人相見言語悲喜恩情如生良久乃聞鼓聲恨恨不能出戶掩門乃走其裾為戶所閉掣絕而去後歲餘此人死家塟之開見婦棺蓋下有衣裾宋玉集云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野望朝雲之館有氣焉須臾

之間變化無窮王問此是何氣也玉對曰昔先王遊於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自云我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於巫山之臺聞王來遊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乃言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而視之果如其言為之立館名曰朝雲　濟曰自歎無見死之術婦無見夢之靈餘同善註

駕言出遠山徘徊泣松銘雨絶無還雲花落豈留英善曰毛詩曰駕言出遊鵾鷄賦曰何今日之雨絶　良曰山墳銘碑也雨絶花落喻死而不還日月方代序寢興何時平善曰潘岳悼亡詩曰四節代遷逝又曰寢興目存形也　向曰言日月雖遠起卧思憶情猶未平

陸平原羈宦　機

儲后降嘉命恩紀被微身善曰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琴操史魚曰思竭愚志以報塞恩紀潘岳河陽詩曰微身輕蟬翼　銑曰儲后太子也機為太子洗馬言太子之恩被於己明發眷桑梓永歎懷密親善曰陸機贈顧彥先曰眷言懷桑梓又赴洛道中作詩曰嗚咽辭密親又永嘆遵北渚　翰曰明發言發夕至曙歎息懷密友近親流念辭南澨音逝銜怨別西津善曰陸機赴洛道中詩曰永歎遵北渚遺思結南津　濟曰澨水涯津渡口馳五臣作驅馬遵淮泗旦夕見梁陳善曰毛詩曰驅馬悠悠陸機從梁陳詩曰夙駕尋清軌遠遊越梁陳　良曰遵依也淮泗二水名梁漢景帝弟所封國陳曹植所封國服義追上列矯迹厠宮臣善曰楚辭曰身服義而未深陸機從梁陳詩曰在昔蒙嘉運矯迹入崇賢　良曰服義服古人道義

上列謂枚乘相如劉楨應瑒等言我舉迹廁於數人之間朱敞咸髦士長纓皆俊人善曰毛詩曰朱芾斯皇室家君王鄭玄曰芾者諸侯黄朱又曰芾太古蔽膝之象黻與芾古字通毛詩曰蒸我髦士又曰髦士攸宜陸機從梁陳詩曰長纓麗且鮮尚書曰俊民用章　銑曰朱黻長纓皆侍臣之服髦亦俊也契闊承華内綢繆踰歲年善曰陸機從梁陳詩曰契闊踰三年又赴洛詩曰託身承華側李陵詩曰與子結綢繆　翰曰契闊勤苦也承華太子門名綢繆纏綿也踰越也言見顧過越於歲華日暮聊總駕逍遥觀洛川善曰陸機答張士然詩曰余固水鄉士總轡臨清川　濟曰總駕停車也洛川洛水徂沒五臣作役多拱木宿草陵寒煙善曰公羊傳曰秦伯謂蹇叔曰爾之年塚上之木拱矣禮記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良曰徂往也拱木合手之

木宿草陳根也行役在路但見墳墓拱木宿草犯寒煙而已

遊子易感慨 五臣作慨 躑躅還自憐 善曰劉公幹詩曰平人易感慟陸機道中詩曰佇立望故鄉顧影悽自憐 向曰遊客感此拱木宿草易為慨歎躑躅不安貌自憐自哀憐

願言寄三鳥離思非徒然 善曰楚辭曰三鳥飛以自南覽其志而欲北願寄言於三鳥兮去飈疾而不得陸機赴洛詩曰感物戀堂室離思一何深 銑曰三鳥者楚辭本屬當時所見無定名也言我寄言此鳥申其離思豈空然哉

左記室 詠史

思

韓公渝賣藥梅生隱市門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韓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人也常采名藥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梅生梅福也漢書曰梅福一朝棄妻子去其後人見於會稽者變名

姓為吳市門卒翰同善注　百年信荏苒何用　五臣作為　苦心魂　善曰張華勵志詩曰荏苒代謝漢書廣陵王胥歌曰人生惡死何為苦心　濟曰荏苒少時也言人百年如少時之間何苦心魂自為淪隱　當學衛霍將建功在河源　善曰衛衛青霍霍去病陸賈新語曰以義建功河源匈奴之境山海經曰崑崙之東北隅實惟海源也　良曰衛青霍去病皆漢將立功於西域河源即西域　珪組賢君眄青紫明主恩　善曰漢書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　向曰珪玉組綬也青紫綬色賢君明主皆天子也眄顧恩惠也　終軍才始達賈誼位方尊　善曰漢書曰終軍至長安上書武帝異其文拜為謁者給事中又曰賈誼為博士文帝悅之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　銑曰尊達謂見任用　金張服貂冕許史乘華

軒 善曰左思詠史詩曰金張籍舊業七葉珥漢貂又曰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漢書劉向曰王氏乘朱輪華轂 翰曰金日磾張安世並累代仕漢故云貂 王侯冕許皇后史良娣之家並盛為奢侈故云乘華軒

貴片議公卿重一言太平多懽 善作懽 娛飛蓋東都門 善曰張景陽詠史詩曰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藹藹東都門羣公祖二疎 濟曰片議謂妻敬議都而封奉春君一言謂田千秋一言而登御相歡宴娛樂也飛蓋東都門謂供帳以送疎廣疎受 顧念張仲蔚

蓬蒿滿中園 善曰曹子建贈徐幹詩曰顧念蓬室士趙岐三輔決錄注曰張仲蔚扶風人也少與同郡魏景卿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好為詩賦所居蓬蒿沒人也 良曰顧念念其遺才

張黃門 苦雨 協

丹霞蔽陽景綠泉涌陰渚善曰曹子建情詩曰微陰翳陽景張景陽雜詩曰丹霞啓陰期又詩曰階下伏泉涌　良曰陽景日也丹霞赤雲也蔽障也綠水色也陰氣盛故泉涌水鸛巢層甍山雲潤柱礎善曰鄭玄毛詩箋曰鸛水鳥將陰雨而鳴巢層甍未詳淮南子曰山雲蒸而柱礎潤廣雅曰礎礩也音楚　銑曰層高也甍屋棟木也礎礩石雲起則石潤亦陰氣相感也有弇五臣作渰興春節愁霖貫秋序善曰張景陽雜詩曰有弇興南岑王仲宣有愁霖賦　良曰有渰雨師也貫達也言雨起春節而達秋不歇燮燮涼葉奪戾戾颸風舉高談五臣作譚玩四時索居慕儔侶善曰楚辭曰溢颸風余上征曹子建求親親表曰高談無所與陳禮記子夏曰吾離羣索居亦已久矣張華雜詩曰安知慕儔侶　濟曰燮燮猶漸也奪落戾急慕

思也言秋葉漸落急風斯起譚玩四時之事思散居之儔侶青苔五臣作苔日夜黃芳蕤

成宿楚善曰張景陽雜詩曰青苔依空牆又詩曰密葉日夜疎又詩曰芳蕤豈再馥又詩曰荒楚鬱蕭森說文曰芳蕤草木華盛貌　良曰苔草梢也蕤蘂也宿楚叢木也言青苔漸黃蘂成叢木歎歲月將盡歲

暮百慮交無以慰延佇善曰仲長統詩曰百慮何為至安在我延佇　向曰慮思也百思言不一友謂交於心也延久佇待也言交人不來無以慰我久待之情

劉太尉傷亂琨善曰臧榮緒晉書曰琨辛後贈太尉　良曰此擬贈盧諶詩

皇晉遘陽九天下橫氛霧善曰劉琨答盧諶詩曰厄運初遘陽爻在六哀我皇晉痛心在目陽九漢書曰陽九日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會也郭璞山海經注曰橫塞也楚辭

曰望時風之清激愈氛霧其如塵　銑曰皇大也九陽數之極有災橫氛霧喻亂賊也言大晉遇此陽九之災而亂賊横叛

秦趙値薄蝕幽并逢虎據

善曰薄蝕虎據喻羣盜也京房易飛候占曰凡日蝕皆於晦朔不於晦朔蝕者名曰薄戰國策蘇秦說楚威王曰王興師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據也　翰曰秦姚泓所據趙石勒所據幽州段匹磾所據并州劉琨所領値亦逢也薄蝕喻亂賊侵晉虎據喻威武之盛

伊余荷寵靈感激徇馳騖

善曰劉琨勸進表曰荷寵三世左氏傳曰遂啓疆曰寵靈楚國劉琨詩曰鄧生何感激解嘲曰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　濟曰言我蒙天子神靈寵愛故感動激發徇此馳騖於軍戎

雖無六奇術冀與張韓遇

善曰漢書曰陳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擊臧荼陳豨凡六出奇計輙益邑封奇計或頗秘世莫得聞也　良曰陳平有六奇

之策張張良韓韓信言我雖無此六奇之術與同三賢遇漢高寧戚扣角歌桓公遭乃舉善曰淮南子曰寧戚擊牛角而歌桓公舉以為大田高誘曰大田官也　向曰寧戚扣角歌商聲於齊門桓公過而舉之以為田官荀息冒險難實以忠貞故善曰左氏傳曰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　銑曰言此是冒觸險難空令日月逝愧無古人度善曰論語陽虎曰日月逝矣盧諶贈崔溫詩曰古人非所希　翰曰逝往也言我愧無荀寧之度量飲馬出城濠北望沙漠路善曰古有飲馬長城窟行盧諶贈崔溫詩曰北眺沙漠垂南望舊京路　濟曰濠城池沙漠北方也言傷晉亂意欲平定天下千里

何蕭條白日隱寒樹投袂既憤懣 五臣作滿 撫枕懷百慮 善曰左氏傳曰楚子投袂而起白虎通曰天子崩哀痛憤懣劉琨重贈盧諶詩曰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遊仲長統詩曰百慮何為至安在我延佇 良曰蕭條遠也白日隱寒樹喻年老也投袂猶奮袂憤懣怨也撫枕百慮言不安卧 功名惜未立玄髮已改素 善曰劉琨重贈盧諶詩曰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陸機東宮詩曰柔顏收紅藥玄髮吐素華 向曰謂未能匡復晉室而髮已白 時哉苟有會治亂惟冥數 善曰劉琨重贈盧諶詩曰時哉不我與陶淵明經曲阿詩曰時來苟冥會冥幽冥也數歷數也孫子兵法曰治亂數也范曄後漢書烏九論曰天之冥數以至於是乎 銑曰言太平之世且當有運會治亂之道冥昧亦有定數然非我所知

盧郎中諶 感交

大厦須異材廊廟非庸器善曰盧諶荅魏子悌詩曰崇臺非一幹珍裘非一腋潘岳在懷縣詩曰器非廊廟姿爾雅曰庸常也謂非凡常之器　翰曰厦大屋也構此大屋必須瑰異之材廊廟喻宰臣也言宰臣不可以任庸常之器英俊著世功多士濟斯位善曰左氏傳衆仲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盧諶荅魏子悌詩曰多士成大業羣賢濟弘績　濟曰英俊之人著立濟世之功衆多之士共佐天子之位眷顧成綢繆逌與時髦匹善曰毛詩曰眷言顧之盧諶荅魏子悌詩曰愚蒙時來會敢齊朝彥跡　良曰諶言冢琨眷以成親密得與當時髦俊為匹偶姻媾久不虛五臣作虧契闊豈但一善曰盧諶贈劉琨詩曰申以婚姻又荅魏子悌詩曰恩由契闊生魏

文帝詩曰所憂非但一　向曰姻婭謂諶妹嫁琨弟契闊謂同遭亂殺其父母豈但一言非一事也逢厄既已同處危非所恤　善曰盧諶荅魏子悌詩曰共更飛狐厄又曰在厄每同險　銑曰言險厄情同是以不憂常慕先達概觀古論得失　善曰概志節也馮衍顯志序曰追觀往古得失之迹　翰曰槩節槩也言我慕先達節槩之人以觀得失則馬服信陵馬服為趙將疆埸亦得清謚　善曰史記曰趙奢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左氏傳魯公曰疆埸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爾雅曰謚靜也　濟曰趙奢號曰馬服君為趙守邊疆界清靜秦兵不敢東闚信陵佩魏印秦兵不敢出　善曰史記曰魏公子無忌號信陵君秦昭王進兵圍邯鄲公子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

趙日夜出軍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請公子歸救魏魏王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破秦軍於阿水乘勝遂秦至函谷關抑秦兵不敢出也　良同善注

慨無幄中策徒懟素絲質

善曰范瞱後漢書詔曰前將軍鄧禹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淮南子曰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閔其化也　向曰慨嘆也幄中謂帷中陳謀策素絲隨染而變人隨善惡而遷言歎無帷幄之謀而能從善遷變故云懟也

羈旅去舊鄉五臣作京感遇喻五臣作踰琴瑟

善曰盧諶贈崔溫詩曰羈旅及寬政委贄信時遇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　銑曰言諶羈旅并州感琨恩遇過於琴瑟之和

自顧非杞梓勉力在無逸

善曰左氏傳楚聲子曰晉大夫皆御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尚書曰君子所其無逸　翰曰杞梓美材也自顧非美材勉力之戒在無逸隙而已

更以畏

友朋濫吹乖名實 善曰左氏傳陳敬仲曰詩云翹翹車乗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韓子曰齊宣王使人吹竽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稟食與三百人等宣王死文王即位一一聽之處士乃逃或云韓昭侯嚴使一一聽之乃知濫也莊子曰堯讓天下於許由曰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　濟曰此言無能濫在琨下名過其實也

郭弘農遊仙 璞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璞卒後贈弘農太守

崦山多靈草海濱饒奇石 善曰郭璞遊仙詩曰圓丘有奇草鍾山出靈液楚詞曰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王逸曰崦嵫山也海濱即海中三山也　良曰靈草芝草也濱涯也奇石可食而仙謂安期鍊五色石是也

偃蹇尋青雲隱淪駐精魄 善曰江賦曰納隱淪之列

真挺異人之精魄抱朴子曰人無賢愚皆知身之有魂魄魂魄分去則人病盡去則人死　向曰偃蹇緣高貌隱淪謂絕迹也駐留也精魄魂魄也不去其身則不死

道人讀丹經方士鍊玉液

善曰道人方術之士列異傳曰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使人與死人相見同郡人婦死已數年聞而往見之曰願令我一見死人不恨遂教其見之於是與婦人相見言語悲喜恩情如生良久乃聞鼓聲恨恨不能出户掩門乃走其裾為户所閉掣絕而去後歲餘此人死家葬之開見婦棺蓋下有衣裾神仙傳曰淮南王好道術之士於是八公乃往遂授以丹經漢書曰燕齊之方士傳玄求仙篇曰玉液涌出華泉楚詞曰吮玉液兮止渴　銑曰道人得道人也丹經九轉之法方士術士也玉液謂玉膏

朱霞入窗牖曜靈照空隙

善曰十洲記曰朱霞九光說文曰隙壁縫也　翰曰曜靈日也隙穴也言所居之處高

傲睨摘

木芝淩波采水碧善曰江賦曰冰夷倚浪以傲睨本草經曰紫芝一名木芝洛神賦曰淩波微步江賦曰水碧潛珉山海經曰耿山多水碧郭璞曰碧亦玉也　濟曰傲睨縱誕貌木芝紫芝別名冰玉仙藥

眇然萬里遊矯掌望煙客永得安期術豈愁濛汜迫善曰神仙傳曰若士謂盧敖曰吾一舉千里說文曰矯舉也郭璞遊仙詩曰駕鴻乘紫烟列仙傳曰安期先生自言千歲楚辭曰出於暘谷次於濛汜　濟曰矯掌舉手也煙客仙人也安期古仙人術仙方也濛汜日入之處言得此仙方不愁歲月迫於濛汜

張五臣作孫廷尉雜述綽

太素既已分吹萬著形兆善曰列子曰太素者質之始也莊子南郭子綦曰夫吹萬

不同而使自已也司馬彪曰言天氣吹煦生養萬物形氣不同已止也使各得其性而止潜夫論曰太素之時元氣窈寘未有形兆　良曰天地未分曰太素吹萬謂元氣吹煦萬物著形不同使各得其性而止

寂動苟有源因謂殤子夭

善曰言大道之要動寂無源今誠以有源即壽夭異轍故以殤子為夭也吕氏春秋曰一也者至貴也莫知其源莫知其端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而萬物以為宗高誘曰道無匹敵故曰至貴莊子南郭子綦曰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　向曰寂靜也二十以下死者曰殤言物之動靜各稟一原其於壽夭亦有定分人達其分因謂彭祖為壽殤子為夭

道喪涉千載津梁誰能了

善曰莊子曰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司馬彪曰世皆異端喪道道不好世故曰喪耳　銑曰涉歷也津梁喻道也了明也言淳化之喪已歷千載其於至道誰明達也

思乘扶搖翰卓

然陵風矯善曰莊子齊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司馬彪曰齊諧人姓名也搏圜也扶搖上行風也圜飛而上者若扶搖也毛詩曰如飛如翰鄭玄曰如鳥之飛也翰其中豪俊也廣雅曰矯飛也　翰曰扶搖風之名也卑高矯舉也思乘此風而高舉也翰飛也靜觀尺棰義理足未嘗少善曰莊子曰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於身無窮司馬彪曰若其可折則常有兩若其不可折其一常存故曰萬世不竭　濟曰棰杖也言一尺之杖分五寸為夜五寸為晝晝陽也主生夜陰也主死晝復夜死復生雖一尺之杖無有窮時故理足不少冏冏秋月明憑軒詠堯老善曰蒼頡篇曰冏大明俱永切登樓賦曰憑軒檻以遙望堯老堯及老子玄宗之太師故莊生稱之　良曰冏冏明也憑依軒檻也詠歌也歌唐堯老子之道德浪迹無蚩

妍然後君子道善曰晉戴逵栖林賦曰浪迹潁湄棲景箕岑文賦序曰妍蚩好惡也　向曰浪放蚩醜妍好也言放迹混然無醜好乃得為君子之道領略歸一致南山有綺皓善曰王文度贈許詢詩曰吾生挺奇翰領略總玄標鄭玄禮記注曰領理也廣雅曰略要也周易子曰一致而百慮漢書曰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范曄後漢書孔融曰南山四皓潛光隱曜　銑曰言理要之道異迹而歸一致也綺綺里季皓老人貌南山商洛山也四皓隱所交臂久變化傳火乃薪草善曰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郭象曰夫變化不可執而留也故雖交臂相守而不能令停若哀死則此亦可哀者也今人未嘗以此為哀奚獨哀死邪莊子秦失曰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郭象曰窮盡也為薪猶前薪也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

傳而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故命續而不絕明盡生也翰曰言變化之理執持不停薪草相繼火傳不滅如人彊求不死則不可得納養之中則命續而不絕

亹亹玄思清胷中去機巧

善曰許詢農理詩曰亹亹玄思得濯濯情累除莊子曰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夫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名曰桔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藏於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道之所不載也子貢慙俯而不對　濟曰亹亹勉也玄遠也言勉力遠思清靜之道去機巧於情府之中則與道相合

物我俱忘懷可以狎鷗鳥

善曰莊子曰吾喪我郭象曰吾喪我我自

忘矣我自忘天下何物足識哉又曰海上有人好鷗鳥者旦而之海上從鷗鳥遊鷗鳥至者百數其父曰吾聞鷗從汝遊試取來吾從玩之曰諾明旦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　良曰昔有人遊於海上與鷗鳥相狎不殊於鷗鳥言彼我忘懷則禽獸不懼於已

許徵君自序

詢　善曰晉中興書曰高陽許詢字玄度寓居會稽司徒蔡謨辟不起詢有才藻善屬文時人士皆欽愛之　向曰序謂述隱居之意

張子闇内機單生蔽外像

五臣作象　善曰莊子曰田開謂周成公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行年七十而猶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懸薄無不趣義也行年四十而有内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内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内　向曰象法也張毅是闇内治之幾微單豹

是不明外治之法此皆偏而不廣

一時排冥筌泠然空中賞

善曰筌捕魚之器言魚之在筌猶人之處塵俗今既排而去之超在埃塵之外故泠然涉空得中而留也莊子曰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自五日而後反司馬彪曰泠然涼貌也郭象莊子註曰天下莫不自是而相非故一是一非兩行無窮惟涉空得中曠然無懷乘之以遊也　翰曰冥理筌迹也泠然輕舉貌循於環之四邊則終始無極若處其環空中則寂然不移言理迹一時排去而輕舉遊於環中以為樂

遣此弱喪情資神任獨往

善曰莊子曰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郭象曰少失其故居為弱喪者遂於彼之所在而不知歸於故鄉淮南王莊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曰獨往任自然不復顧世　濟曰弱喪謂少失居而安於他方不知歸故鄉也人之好生惡死亦同

弱喪矣貧㨿也言遺此弱喪之情無所不安故㨿持其神任之獨往

采藥白雲隈聊以肆所養丹葩曜芳蕤綠竹陰閒敞

善曰隈曲也賈逵國語註曰肆恣也廣雅曰葩華也洞簫賦曰又足樂乎其閒敞西征賦曰厭紫極之閒敞　良曰藥仙藥芝草屬也閒敞靜廣貌

苕苕寄意勝不覺陵虛上曲櫺激鮮飈石室有幽響

善曰櫺窗間孔也陸機吳趨行曰泠泠鮮風過列仙傳曰赤松子常止西王母石室中也　向曰苕苕遠也寄意謂所寄至道之意勝謂勝於俗情也言至道既勝不覺如乘空而上也櫺屋格也激射也鮮飈鮮潔之風石室石穴也幽響山響也

去矣從所欲得失非外奬

善曰陸機招隱詩曰税駕從所欲李蕭遠運命論曰得與失孰賢謝靈運擬鄴中詩曰容心非外奬小雅曰奬勸也　銑曰言去從所欲之至道得失由心非

外物所能獎勸

至哉操斤容重明固已朗　善曰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也　翰曰至極也極哉歎之也有堊人污漫其鼻匠石操斤斲之污盡而不傷鼻是二人相明故曰重明固謂固如是朗明也

五難既灑落超迹絕塵網　善曰向秀難嵇康養生論曰養生有五難名利不成此一難喜怒不除此二難聲色不去此三難滋味不絕此四難神慮消散此五難　濟曰養生有五難一曰喜怒二曰聲色三曰滋味四曰神浮五曰消散塵網喻世事言脫落五難超絕去世事

殷東陽興矚　仲文

晨遊任所萃悠悠蘊真趣善曰毛萇詩傳曰萃集也方言曰蘊積也莊子曰道之真以治身謝靈運登江中孤嶼詩曰蘊真誰為傳　良曰萃聚也言凌晨覬望萬物並聚於目中悠悠蘊積至道之真趣雲天亦遼亮時與賞心遇善曰莊子曰黃帝得之以登雲天謝靈運田南樹園詩曰賞心不可忘　向曰遼高亮明也言雲天既高復與適我心者相遇青松挺秀萼惠色出喬樹善曰廣雅曰秀美也鄭玄詩箋曰承花者曰鄂鄂與萼同　銑曰青松喻真性萼花惠媚喬高也極眺清波深緬映石壁素瑩情無餘滓拂衣釋塵務善曰韋昭國語註曰緬邈也廣雅曰瑩磨也說文曰滓澱也謂鄙穢左氏傳曰叔向拂衣從之　銑曰眺視緬遠瑩磨滓穢也言遠視山水瑩磨滓穢而解塵俗之事求仁既自我玄風豈外

慕 善曰論語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漢書灌嬰曰侯自我得之玄風謂道也李充玄宗賦曰慕玄風之遐裔余皇祖曰伯陽謝靈運憶山中詩曰得性非外求翰曰求為仁道則從我身玄遠之風豈在外慕而得

直置忘所宰蕭散得遺慮 善曰淮南子曰成化象而弗宰高誘曰宰主也謝靈運越嶺溪行詩曰觀此遺物慮一悟得所遺 濟曰蕭散空遠也言直置專一忘其所主者道之本也能縱心空遠遺其思慮者則近之

謝僕射 遊覽 混

信矣勞物化憂矜未能整 善曰左氏傳商臣曰信矣莊子曰天不產而萬物化又曰既化而生又化而死也 良曰矜心整齊也言信勞天地化生而憂心未能與物齊也

薄言遵郊

衡總轡出臺省善曰毛詩曰薄言旋歸家語子曰善御者正身總轡也　向曰衡道也以心不能齊物將遵郊外之道而散情慮故持轡出省而往之

淒淒節序高寥寥心悟永

時菊耀巖阿雲霞冠秋嶺善曰毛詩曰秋日淒淒楚詞曰天高而氣清莊子曰寥已吾志郭象曰寥然空虛也聲類曰悟心解也潘安仁河陽詩曰時菊耀秋華　銑曰淒淒寒風也寥寥高淨貌言時既清明中心覺悟亦長遠也　岳阿山曲也嶺山也言雲霞如冠戴於山

眷然惜良辰徘

佪踐落景卷舒雖萬緒動復歸有靜善曰孔叢子歌曰眷然顧之東征賦曰撰良辰而將行淮南子曰至道無為盈縮卷舒與時變化莊子曰虛則靜靜則動動者得矣老子曰夫物芸芸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王弼曰凡有起於虛動於靜故萬物雖並動作卒復歸於虛靜各反其始歸根

則靜也　翰曰眷然顧戀貌辰時也落景日暮時也卷息舒散也萬緒言多也言息散動役其理雖多然皆同歸於靜

曾是迫桑榆歲暮從所秉

善曰毛詩曰曾是在位韓詩曰歲聿其暮薛君曰言年歲已晚也所秉謂心所執也毛詩曰君子秉心鄭玄曰秉執也　濟曰曾則迫近也桑榆日將落喻年老言我雖老明歸靜之理故任時運所執

舟壑不可攀忘懷寄匠郢

善曰司馬彪曰舟水物山陸居者也藏之壑澤非人意所求謂之固有力者或能取之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也　良曰藏舟於壑人謂之固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趨舉止也亦如人生於世自以為固四時遷運不可留止郢人

以堊塗鼻端使匠石斲之堊盡而鼻不傷此言忘懷於相知

陶徵君潛 田居

種苗在東皐苗生滿阡陌 善曰歸去來詞登東皐以舒嘯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 向曰苗五穀之苗皐澤也阡陌田之封疆

雖有荷鉏倦濁酒聊自適 善曰陶潛詩曰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又曰雖欲揮手歸濁酒聊自持莊子曰智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非陷井之蛙與 郭象注曰自適其志者也 銑曰言雖有荷鉏之勞以酒自樂亦足適散

日暮巾柴車路闇光已夕 善曰歸去來詞或巾柴車鄭玄周禮注曰巾猶衣也 翰曰巾飾也柴車麤車也闇夕背夜也

歸人望煙火稚子候檐余廉隙 善曰歸去來曰稚子候門

濟曰稚子小子也言還晚望火而歸小子候望檐隙之間問君亦何為百年會有役善曰莊子盜跖曰人上壽百歲陶潛夜行塗中詩曰懷役不遑寐　良曰問君謂自舉以問以荅何為辛苦荅云人生百年皆有勞役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善曰陶潛詩曰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毛詩曰蠶月條桑家語曰公文伯之母紡績不解素心正如此開徑望三益善曰方言曰素本也謝靈運田南詩曰唯開蔣生逕永懷求羊蹤論語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　向曰言我宿素之心但願幽靜同蔣詡開三逕望三益之友而已

謝臨川遊山　靈運

江海經邅迴山嶠備盈缺善曰楚辭曰入溆浦兮邅迴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謝

靈運登廬山詩曰山行非前期彌遠不能輟但欲淹昏旦遂復經盈缺春秋元命苞曰月盈而闕者詘鄉尊宋均曰詘還也尊君也 銑曰還轉也嶠亦山也盈謂山缺謂谷

靈境信淹留賞心非徒設平明登雲峰杳與廬霍絕 善曰謝靈運田南樹園詩曰賞心不可忘楚辭曰平明發兮蒼梧謝靈運酬惠連詩曰滅迹入雲峯又初發石首城詩曰息必廬霍期 翰曰靈境即會稽也言我賞心此山謂懷仁者之意非空設而已廬霍二山名言所登之山杳然高絕於此二山

碧障 五臣作嶂 長周流金潭恒澄澈 善曰碧郭出碧之郭即玉山也山海經曰耿山多水碧思玄賦曰歷衆山以周流上林賦曰步櫩周流臨海記曰白石山下有金潭金光煥然 濟曰碧玉也障小山也周流長遠貌潭水之深澄澈清也言金者下有金砂因名

桐林帶晨霞石壁映初晰 音析 善

曰說文曰昭晣明也之逝切今協韻以為之舌切　良曰言霞與桐林相映也初晣謂日出之光石壁照之而明

乳竇既滴瀝丹井復寥泬　音血　善曰謝靈運山居賦曰訪銅乳於洞穴訊丹砂於經泉鮑照過銅山詩曰乳竇夜涓滴說文曰滴瀝水下滴瀝也抱朴子曰武陵舞陽有丹砂井王逸楚辭注曰泬寥曠蕩空虛靜也　向曰乳鍾乳也竇穴也滴瀝乳垂貌丹井朱砂井也寥泬深也

岊崿轉奇秀岑崟還相蔽赤玉隱瑤溪雲錦被沙汭　若拙反　善曰說文曰岊山巖也五咸切文字集略曰崿崖也郭璞方言注曰岑崟峻貌上林賦曰赤玉玫瑰也思玄賦曰瞰瑤溪之赤岸海賦曰雲錦散文於砂汭之際　銑曰岊崿岑崟並山勢不齊貌赤玉寶也瑤溪玉溪也汭岸也言沙石之文五色如雲錦被於岸

夜聞猩猩啼朝見鼯鼠逝　常列　善曰蜀都賦曰猩

猩夜啼郭璞爾雅注曰鼯鼠狀如小狐亦謂之飛狌聲如人呼 翰曰猩猩鳥名鼯鼠飛狌也逝往也 南中氣候暖朱華凌 五臣作陵 白雪 善曰謝靈運入華子崗詩曰南州實炎德桂樹凌寒山王逸楚辭注曰南方冬溫草木常華濟曰朱華花也陵犯也言花犯白雪而開 幸遊建德鄉觀奇經禹穴 善曰莊子市南宜僚謂魯侯曰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樸少私寡欲其生可樂死可以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漢書曰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 良曰建德國名在南越禹穴夏禹藏圖書之所言遊觀奇異於此 身名竟誰辨 善作辯 圖史終磨滅 善曰謝靈運入華子崗詩曰莫辯百世後又曰圖諜復磨滅 銑曰辨識也言身名誰人能識遊山所記之圖史終見磨滅 且泛桂水潮映月遊海澨 善曰楚詞曰桂水兮潺湲謝靈運入

華子崗詩曰乘月弄潺湲
銑曰桂水水名海涯曰澨

攝生貴處順將為智者說

善曰謝靈運還湖中詩曰寄言攝生客又登石門詩曰處順故安排又石門詩曰匪為衆人說冀與智者論
翰曰安時處順憂樂不入是攝生之理言我將為智者陳說此道

顏特進侍宴　延之

太微凝帝宇瑤光正神縣

善曰淮南子曰太微者天一之廷孔安國尚書傳曰凝成也魏都賦曰耽耽帝宇周禮曰匠人建國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鄭玄曰極星謂北斗也廣雅曰北斗第七星為瑤光地理書曰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神州史記鄒衍曰中國名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所叙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若赤縣神州者九所謂九州也
濟曰太微星宮名瑤

光北斗柄端星也言匠人上法太微宮以成帝宇觀斗柄以定神州赤縣南北之正

揆日粲書史相都麗聞見善曰毛詩曰揆之以日作于楚室尚書序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孔安國曰欲以為都也　良曰揆度粲明也度日所損明書於史相視也都謂丹陽也言此都華於所聞所見者

列漢構仙宮開天製寶殿桂棟留夏飈蘭橑停冬霰善曰毛萇詩傳曰漢天河楚詞曰桂棟兮蘭橑　向曰言宮殿高大上至天漢蘭木蘭也橑椽霰雪也

青林結冥濛丹巘被五臣作披蔥蒨善曰吳都賦曰迴眺冥濛毛萇詩傳曰巘小山別於大山也　銑曰青林丹巘謂繞宮殿山樹也冥濛蔥蒨山樹之色

山雲備卿靄池卉具靈變善曰尚書大傳曰百工相和而歌卿雲鄭玄曰卿當為慶魏文帝東閣詩曰高山吐慶雲西京賦曰濯靈

芝之朱阿陳思王靈芝篇曰靈芝生王池銑曰御靄瑞雲也卉草也靈變異狀也重陽集清氛善作下輦降玄宴善曰楚詞曰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西京賦曰恣意所幸下輦成宴尚書曰玄德升聞玄猶聖也翰曰上為陽而清澄亦為陽故云重陽輦車玄幽也言上至天邊就幽處而宴鶩望分寰遂矚曠盡都甸善曰寰猶畿也穀梁傳曰寰内諸侯周禮有六鄉六遂蒼頡篇曰矚曠視之貌也濟曰鶩望謂馳目遠望寰域遂鄉遂也矚視也都邑甸郊也氣生川岳陰煙滅淮海見中坐溢朱組步櫚五臣作欄遵瑱弁善曰魯靈光殿賦曰中坐正景禮記曰侯伯佩玄玉而朱組綬上林賦曰步櫚周流長途中宿說文曰遵雜字如此左氏傳曰楚子玉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濟曰中坐謂坐中也朱組瑱弁衣冠之飾也溢滿遵比也步櫚謂

長廊也

禮登佇睿情樂闋延皇眄善曰爾雅曰登成也又曰佇久也謂久留也禮記曰有司告以樂闋鄭玄曰闋終也延引也良曰禮成樂闋賓容將散故延佇天子之情而顧盼

測恩躋踰五臣作愉逸沿牒懵浮賤善曰爾雅曰測深也愉逸耽樂縱逸也漢書長安令楊興說將軍史高曰匡衡無階朝廷隨牒在遠方說文曰懵不明也浮賤浮名微賤也禮記曰恥名浮於行向曰躋登愉樂懵懃也言天子賜深恩得登樂逸自顧為隨牒之任懃其浮賤

榮重餽兼金五臣作承榮重兼金

巡華過盈瑱他殿善曰孟子曰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盈瑱盈尺之玉也說文曰田父得寶玉至尺吳都賦曰尺璧有盈淮南子曰崑山之玉銑曰瑱璧也言蒙天子賜侍宴其於榮華重兼百金過於盈尺之璧

敢飾輿人詠方慙綠水薦善曰左氏傳曰晉侯聽輿人之誦曰

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吳都賦曰樹以青槐亘以淥水淮南子曰才會綠水之趨高誘曰綠水古詩也翰曰晉侯聽輿人之誦言我敢飾舊事而獻此詠然後終愍古人綠水之詩綠水古詩也

謝法曹 贈別 惠連

昨發赤亭渚今宿浦陽汭 而拙切 善曰謝靈運富春渚詩曰赤亭無淹薄獻康樂詩曰昨發浦陽汭今宿浙江湄 滑曰赤亭亭名浦陽江口名水涯曰汭 方作雲峯異豈伊千里別 善曰謝靈運酬惠連詩曰滅迹入雲峯 良曰千里別古曲名言與爾雲山異隔豈惟古人有千里之曲 芳塵未歇席溶 五臣作零 涙猶在袂 入 停艫望極浦弭棹阻風雪 善曰庾闡楊都賦曰結芳塵於綺席楚詞曰泣沾襟而濡袂說文曰艫舡頭也楚詞曰望

涔陽兮極浦謝惠連獻康樂詩曰停楫阻風波毛萇詩傳曰弭止也　向曰芳塵謂靈運所行處歇止也秋袖也阻風雨言當時也

風雪既經時夜永起五臣作晝懷思汎濫北湖遊茗善作茗亭南樓期善曰謝靈運詩序曰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又序曰南樓中望所遲客

銑曰北湖遊南樓期謂却叙前事也茗亭樓高貌

點翰詠新賞開袠瑩所疑善曰謝靈運荅惠連詩曰陵澗尋我室散帙問所知　翰曰翰筆也袠書衣也瑩磨也疑謂有所不決

摘芳愛氣馥拾蘂憐色滋色滋畏沃若人事亦銷鑠善曰毛詩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楚詞曰質銷鑠以汋約賈逵國語注曰鑠銷也　濟曰沃若盛也言草木滋繁則反枯槁人事至盛亦畏銷鑠謂衰散也

子衿怨勿往谷風誚輕薄善曰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

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又序曰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絶焉 良曰予衿谷風皆詩篇名刺風俗輕薄而朋友道絶不相往來

共秉延州信無慙仲路諾 善曰延州信謂挂劍也 向曰柬執也延州謂吳季札也心許徐君劍迴挂於壟上子路無宿諾言執信不慙此二人

靈芝望三秀孤筠情所託 善曰楚詞曰采三秀於山間王逸云秀謂芝草也禮記曰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韋昭漢書注曰竹皮筠也于貧切 銑曰靈芝神芝也三秀歳三結實也筠竹箭言情志託此芝筠之芬堅

所託已殷勤秪足攪懷人 善曰謝靈運詩曰猶復患來章秪足攪余思毛詩曰嗟我懷人 翰曰攪亂也言託殷勤之心只亂所思之志

今行嶀呼嵊剌外銜思至海濵 善曰孔曅會稽記曰始寧縣西南有嶀山剡縣有嵊山陸機赴洛道中詩

曰朝徂衛思往尚書曰海濱廣斥嶀他乎覿子杳未僾切嵊食證切　濟曰嶀嵊二山名濱涯也士善曰孔安國尚書曰僾見也字林曰款簡款睇在何辰誠也意有所欲也廣雅曰睇見也　良曰杳遠睇視也言我觀子遠未能相見款視知在何時雜珮雖可贈疏華竟無陳善曰毛詩曰知子之來之雜珮以贈之疏華瑤華也楚辭曰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乎離居　向曰雜結也言結芳草為珮折疏麻之華以贈離居竟無陳謂無所寄無陳心悄一去勞旅人豈遊遨幸及風雪霽青春滿江皋善曰毛詩曰中心悄悄說文曰霽雨止也楚詞曰青春爰謝又曰馳騖乎江皋　銑曰悄憂也羇旅在此非為遨遊但避風雪耳霽晴也皋江曲也解纜候前侶還望方鬱陶善曰謝靈運相送方山詩曰解纜及流潮又酬惠連詩曰幽居復鬱陶

翰曰纜繫舡索鬱陶哀思也言解纜望前行之徒迴顧憶所懷而哀思

煙景若離遠末響寄瓊瑤善曰瓊瑤謂玉音也　濟曰言煙景離隔相去既遠後可附音信也投我木桃報之瓊瑤謂書也

王徵君 養疾

微五臣作徵　銑曰此詩被徵不應隱於瀟湘之間

窈藹瀟湘空翠磵澹無滋善曰窈藹深遠之貌杜育荈賦曰懷豐穰之滋潤　良曰窈藹幽靜貌瀟湘二水名翠澗色言此澗水澹然無滋味

寂歷百草晦歘吸鵾鷄悲善曰寂歷彫踈貌說文曰晦晝也謂彫盡也一曰毛萇詩傳曰晦昧也凡草木華實榮茂謂之明枝葉彫傷謂之晦歘吸疾貌楚辭曰鵾鷄嘲哳而悲鳴　向曰寂歷閑曠貌晦闇也歘吸猶倏頃鵾鷄鳥名悲鳴也

清

陰往來遠月華散前墀鍊藥矚虛幌汎瑟臥遙帷善曰說文曰鍊化金也錬與練古字通又集畧曰幌以帛蒙牕也文賦曰同朱絃之清汎汎朱絃瑟絃也銑曰清陰日也墀堦矚對幌窻也汎瑟謂撫瑟也遙遠也帷謂山中水碧驗未黷金膏靈詎緇善曰山海經曰耿山多水碧郭璞曰碧亦玉也蒼頡篇曰黷垢黷也穆天子傳河伯曰示汝黃金之膏毛萇詩傳曰緇黑色也翰曰水碧水玉也與金膏並仙藥其靈驗未可得而緇黷緇黷染也北渚有帝子蕩瀁不可期善曰楚辭曰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阮籍詠懷詩曰蕩瀁焉可能濟曰北渚謂所居之北帝子娥皇女英蕩瀁言隨波上下不可與之結期悵然山中暮懷痾屬此詩善曰淮南子曰悵然若有所亡楚辭曰幽獨處乎山中又曰抒中情而屬詩良曰悵然失志貌言

失志山中抱其痾疾而屬綴此詩

袁太尉從駕　淑向曰為御史中丞時從宋高祖拜廟并祭南郊之作

宮廟禮哀敬枌邑道嚴玄善曰顏延年拜陵廟詩曰哀敬除祖廟枌枌榆社也漢書曰高祖禱豐枌榆社說文曰玄幽遠也謂神道幽遠也銑曰禮祭之法盡哀致敬漢豐邑有枌社宋漢之子孫故祭枌社之恭潔由明祀肅駕在祈年善曰毛詩曰敬恭明祀又道可敬而致

曰祈年孔夙　翰曰恭潔謂敬而祭潔清也祀祭祈求也言郊天求明年之穀詔徒登季月戒鳳藻行川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登升也羽獵賦曰玄冬季月鳳凰車名甘泉賦曰乃登鳳凰兮翳華芝行川所行之川也行猶道也　濟曰詔徒謂告衆也季月九月也鳳鳳蓋也藻文彩也言鳳蓋散文彩於

所行之川

雲旆象漢從宸綱擬星懸

善曰高唐賦曰建雲旆宸綱天畢也西京賦曰天畢前驅薛綜曰畢網也象畢星魯靈光殿賦曰浮柱岧嵽以星懸　良曰旆雲旗也言侍從部伍象天漢迴移也宸綱謂天子車上珠網如天星之懸

朱櫂麗寒渚金鈠無犯映秋山

善曰朱櫂以朱漆飾櫂也蔡邕獨斷曰金鈠者馬冠也高廣各五寸　向曰櫂楤竿也鈠馬飾也麗映謂照曜也寒渚秋山所遊之處

羽衛藹流景綵吹震沈淵

善曰羽衛負羽侍衛也綵發吹也淮南子曰浮吹以虞沈川鱗介也　銑曰羽衛羽葆護衛天子也藹映也流景日也綵吹綵衣人吹簫管震動深淵也

辨詩測京國履籍鑑都壥

善曰禮記曰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孫御子曰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斷　銑曰辨陳也謂太師陳詩以觀京國之風籍謂聽斷之書鑑視也視都壥

之究凾萌五臣作吡謠響玉律邑頌被丹絃善曰沈約宋書曰調樂金石有一定之聲故造鐘磬者先律調之然後施之於箱懸司馬彪續漢書曰候氣之法殿中候用玉律十二惟二至乃候靈臺用竹律六十顏延年曲水詩序曰迩歌邑誦尚書大傳曰大琴朱絃蔡邕琴賦曰丹絃既張八音既平翰曰吡田人言采田人之歌邑老之頌以考玉律朱絃之樂文軫薄桂海聲教燭冰天善曰禮記曰書同文車同軌尚書曰外薄四海孔安國曰薄迫也言至海也南海也南海有桂故云桂海上林賦曰經乎桂林之中過乎泱漭之野尚書曰朔南暨聲教蒼頡篇曰燭照也淮南子曰八紘北方曰積水高誘曰北方寒冰所積因以為名積冰也濟曰軫車也桂海南極冰天北極也言文軌聲教之盛迫照遠方和惠頌上笏恩渥浹下筵善曰禮記曰笏諸侯以象顏延年觀北湖田收詩曰溫渥及輿

隷和惠屬後進　良曰頒布也上笏謂大夫之爵言天子和澤布及大臣而恩渥遍決於下席

幸侍觀洛後豈慕巡河前　善曰尚書中候曰天乙在亳東觀乎雒黃魚雙躍出躋於壇化為黑玉孝經鉤命決曰舜即位巡省中河録圖授之　向曰湯觀洛得黃魚之瑞堯居河濱神龜負圖而至言我有幸得侍從觀洛豈慕前君巡河之美

服義方無沫展歌殊未宣　善曰楚辭曰身服義而未深沫亡是切廣雅曰沫已也楚辭曰展詩兮會舞王逸曰展舒也言舒展詩曲作為雅樂者也　銑曰言我服天子道義無已雖舒展歌詩未能宣其美化

謝光祿郊遊莊

肅舲出郊際徙樂五臣作藥逗江陰　善曰楚辭曰乘舲舡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

王逸曰艅艎舟艫也從樂行樂也說文曰逗止也　翰曰肅敬艅艎也江陰北江岸

翠山方藹藹青浦正沈沈善曰上林賦曰沈沈隱隱　濟曰藹藹盛貌沈沈深靜貌

涼葉照沙嶼秋榮冒水潯善曰劉淵林吳都賦注曰嶼海中洲上有山石也說文曰潯水傍也　濟曰嶼水中山也秋木葉黃故云照冒覆也潯水畔也

風散松架險雲鬱石道深善曰松枝可以為架故因謂之架焉　濟曰松橫生曰架風散則松架益危雲鬱則山路增幽也

靜默五臣作然鏡緜野四睇亂曾岑善曰莊子曰靜默可以補病毅梁傳曰緜地千里　濟曰鏡睇皆視也緜遠曾高也岑峯也言四面視高岑遠野而亂於目

氣清知鴈引露華識猨音雲裝信解黻煙駕可辭金善曰雲裝雲衣也蒼頡篇曰紱綬也黻與紱通煙駕煙車也金

金印也　良曰氣清露華謂秋時則鴈度猨音稍哀也雲裝仙人以雲霓為裳也繖晃也言見此仙道可解繖緌榮以從之

始整丹泉術終奪紫芳心

善曰抱朴子曰黃帝南到負隴采若乾之華飲丹巒之泉外國圖曰負丘有赤泉飲之不老紫芳紫芝也鄒潤甫遊仙詩曰紫芝列紅敷丹泉激陽瀆向曰整信也丹泉丹巒之泉飲之不死

行光自容裔無使弱思侵

善曰楚辭曰雲期分電鶩倏忽分容裔　銑曰神不滅曰行光容裔自在貌弱思謂俗事言我神之不滅而得自在故不使俗事侵害

鮑參軍戎行　昭

豪士枉尺璧宵人重恩光

善曰呂氏春秋傳曰文王飾其辭令幣帛以禮豪士史記

曰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金百鎰白璧一雙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春秋孔演圖曰宵人之世多饑寒宋均曰宵猶小也鄭玄毛詩箋曰為龍為光言天子恩澤光曜被及者也　翰曰豪士椎勢之人枉盈尺之璧以聘之亦不顧矣言小人重禮遇之恩光

徇義非為利執羈輕去鄉 善曰莊子曰彼所徇仁義則俗謂之君子又曰小人則以身徇利士則以身徇名禮記曰執羈靮而從靮音的楚辭曰去鄉離家未遠容　濟曰屈身從物曰徇節士徇義不求利也執羈謂執羈勒從軍而去鄉也

孟冬郊祀月殺氣起嚴霜 善曰禮記曰孟冬之月天子迎冬於北郊又曰仲秋之月殺氣侵盛陽氣日衰楚辭曰冬又申之以嚴霜　良曰十月郊祀以報農捴也殺氣寒氣也

戎馬粟不煖軍士冰為漿 善曰陸機苦寒行曰渴飲堅冰漿　向曰不煖猶不煑軍士皆以冰為漿

晨上城阜

坂磧礫皆羊腸 善曰薛綜東京賦注曰旋門坂在城皐上林賦曰下磧礫之壇高誘呂氏春秋注曰羊腸其山盤紆似羊腸　向曰城皐坂名磧礫小石也羊腸言坂勢屈曲 寒陰籠白日大谷晦蒼蒼 善曰夏侯湛歎秋賦曰陰籠景而下翳曹植贈白馬王詩曰大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爾雅曰霧謂之晦郭璞曰蒼蒼杳冥也　銑曰寒陰寒雲也籠蔽也大谷谷名晦暗也蒼蒼晚也 息徒税征駕倚劒臨八荒 善曰嵇康贈秀才詩曰息徒蘭圃法言曰仲尼之税駕矣宋玉大言賦曰方地為輿員天為蓋長劒耿介倚天之外甘泉賦曰八荒協兮萬國諧　翰曰徒衆税舍倚佩也言息衆舍駕劒佩視八荒 鵾鵬不能飛玄武伏川梁 善曰鵾鵬狀似鳳凰身禮戴信嬰仁膺智負義宋均曰身禮質赤色思玄賦曰玄武縮於殼中兮騰蛇蜿而自糾　濟曰鵾鵬鳥也玄武龜也言寒不能

飛伏於川梁之下

鎩翮由時至感物聊自傷豎儒守一經未足識行藏善曰淮南子曰飛鳥鎩羽許慎曰鎩殘羽也古詩曰感物懷所思漢書高祖曰豎儒幾敗乃公事韋昭曰豎猶小也論衡曰能說一經為儒生論語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良曰殘翮自喻也由時謂雪霜之時也言感此雪霜暫自傷結豎小兒稱言儒者獨守一經所識與小人同安足以達行藏之理

休上人怨別善曰沈約宋書曰沙門惠休善屬文徐湛之與之甚厚世祖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　向曰沙門惠休姓湯氏上人則沙門之尊稱

西北秋風至楚客心悠哉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善曰

魏文帝秋胡行曰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　銑曰西北曰不周風立冬之時也悠哉失志貌碧雲青雲也佳人謂所思遠人

露彩方泛豔月華始徘徊　善曰曹子建七哀詩曰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　翰曰泛豔浮光貌

寶書為君掩瑤琴詎能開　善曰道學傳曰夏禹撰真靈之玄要集天官之寶書書以南和丹繒封以金英之函撿以玄都之印　翰曰寶書真經也為君掩言朋友不至無與披翫也瑤琴玉琴也言無人能開匣而彈

相思巫山渚悵望陽雲臺　善曰高唐賦曰妾在巫山之陽蔡邕詩序曰暮宿河南悵望子虛賦曰楚王乃登雲陽之臺　濟曰巫山陽臺皆楚地名以神女喻朋友也相思悵望皆憂傾貌

膏鑪絕沈燎綺席生浮埃　善曰鑪熏鑪也取其芬香故加之膏煙而無焰故謂之沈西京雜記鄒陽酒賦曰綃綺為席犀璩為鎮　良曰膏燈也鑪

香鑪言皆沈滅而不薰燎宴樂之席皆生塵埃

桂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懷 善曰言因桂水以通情也楚辭曰桂水兮潺湲李陵詩曰浮雲日千里洛神賦曰託微波而通辭鍾會懐士賦曰託遠念於與波 向曰桂水水名日千里謂流急言因此急流寄平生懷抱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卷三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彦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吳紹昱

謄錄監生臣邱卿雲

文選卷三十二

梁 昭 明 太 子 蕭 統 編

唐李善吕延濟劉良張銑吕向李周翰注

騷上

離騷經

屈平 銑曰史記曰屈原字平仕楚為三閭大夫上官靳尚妬其才能譖毀之王乃流屈原於江南不知所訴乃作離騷經離别騷愁也言已遭放逐離别愁苦猶陳正道以諷諫也

上述唐堯下序桀紂以香草善鳥龍鳳以譬忠貞君子以靈脩美人以喻於君以臭草惡禽飄風雲霓比小人援天引聖終不見省遂赴汨淵而死

王逸註 序曰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與楚同姓仕於懷王

帝高陽之苗裔兮 逸曰苗胤也裔末也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也帝繫曰顓頊娶於滕隍氏女而生老僮是楚先其後熊繹事周成王封為楚子居於丹陽其孫武王求尊爵於周周不與遂僭號稱王始都於郢是時生子瑕受屈為客卿因胤末之子孫恩深而義厚也 翰曰帝顓頊高陽氏言我與楚俱高陽氏之苗裔

朕皇考曰伯庸 逸曰朕我也皇美也父死稱考詩曰既右烈考伯庸字也屈原言我父伯庸體有美德以忠輔楚世有令名以及於己 濟曰屈原自稱也古人質與君同稱朕父死後稱之曰考

伯庸原父名也攝提貞于孟陬子侯兮逸曰太歲在寅曰攝提孟始也貞正也于於也正月為陬良曰于猶於也餘同逸註惟庚寅吾以降逸曰惟詞也庚寅日降下也寅為陽正庚為陰正言己以太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體向曰庚寅日辰也降下也言我以攝提歲正月庚寅日下母之體是得陰陽中正之氣皇覽五臣作鑒揆余于五臣本無于字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逸曰皇皇考也覽觀也揆度也肇始也錫賜也嘉善也言己美父伯庸觀我始生年時度其日月皆合天地正中故始錫我以美善之名銑同逸註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逸曰正平也則法也靈神也均調也言平正可法則者莫過於天養物均調者莫神於地高平曰原故伯庸名我為平以法天字我曰原以法地夫人非名不禁非字不彰故子生父思善應而名字之以表

其德觀其志也　翰曰禮始生三月父親名之既冠而字之正平則法靈善也均亦平也言父觀我初生時日法度能正法則善平理故思善應而名之以表其德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逸曰紛盛貌脩遠也言己之生內含天地之美氣又重有絕遠之能與衆異也　濟曰內美謂忠貞也言內有忠貞外有材藝之遠能扈戶字江蘺與辟芷兮逸曰扈被也楚人名被為扈江蘺芷皆香草也辟為幽也芷幽而香　良同逸注紐五臣作紉秋蘭以為佩汨于筆余若將不及兮逸曰紐索也蘭香草也秋而芳佩飾也所以象德言己脩身清潔乃取江蘺辟芷以為衣被紐索秋蘭以為佩飾博采衆善以自約束汨去貌疾若水流也　良曰紐結也言己脩身清潔披香草以為服飾也汨疾也言歲月行疾若將追之不及也恐年歲之不吾與逸曰言我念年

命汨然流去誠欲輔君心汲汲常若不及又恐年忽過不與我相待而身老　銑曰恐年歲不與我相待而年老不得輔於君也

朝搴阰（毗）之木蘭兮夕攬（五臣作擥）洲之宿莽

逸曰搴取也阰山名攬采也水中可居者曰洲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言己旦起升山采木蘭上事太陽承天度也夕入洲澤采取宿莽下奉太陰順地數也動以神祇自勑誨也木蘭去皮不死宿莽遇冬不枯屈原以喻讒人雖欲困己己受天性終不可變易　翰曰言朝升山取木蘭承陽也夕入洲持莽順陰也木蘭去皮不死宿莽經冬不凋故屈原取以自喻言讒人困己終不能變易忠直也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

逸曰淹久也代更也序次也言日月晝夜常行忽然不久春往秋來以次相代言天時易過人年易老　翰同逸注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

逸曰

零落皆墮也草曰零木曰落遲晚也美人謂懷王也言天時運轉春生秋殺草木零落歲復盡矣而君不建立道德舉賢用士則年老耄晚而功不成　濟曰草木零落言歲晚喻年老也美人喻君也言歲暮年老而不早用賢於國無成功也

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　五臣本上無不下無也字　逸曰年德盛曰壯棄去也穢行之惡也以喻讒佞百草為稼穡之穢讒佞亦為忠直之害也改更也言願君務及年德壯盛之時脩明政教棄遠讒佞無令害賢改此惑誤之度脩先王之法也　良曰撫持也言持盛壯之年廢棄道德用讒邪之言為穢惡之行何不早改此法度以從忠正之言

乘五臣作策騏驥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　逸曰騏驥駿馬也以喻賢智言乘駿馬一日可致千里以言任賢智則可至於治也言己如得任用將驅先行願來隨我遂為君導入聖王之道　向曰騏驥駿馬

喻賢人言君能任賢人我得申展則導引君入先王之道路

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逸曰昔往也后君也謂湯禹文王也至美曰純齊同曰粹衆芳喻羣賢也言往古夏殷禹湯周王所以能純美其德而有聲明之稱者皆舉用衆賢使在顯職故道化興而萬國寧也　銑曰三后謂湯禹文王也純美也粹不雜也衆芳喻衆賢也言三王所以有純美之德以衆賢所在故也

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五臣作紉夫蕙茝昌改切逸曰申重也椒香木其芳小重之乃香菌薰也葉曰蕙根曰薰也紐索也蕙茝皆香草也以喻賢者言禹湯文王雖有聖德猶雜用衆賢以致於化非獨索蕙茝任一人也　銑曰雜非一也申用也椒菌桂皆香木紉結也蕙茝香草也皆喻賢者言禹湯文王雖聖明雜用賢人豈獨任一人而已

彼堯舜之耿古迴介兮既遵道而得路逸曰

耿光也介大也遵循也路正也言堯舜所以能有光明大德之稱者以循用天地之道舉賢任能使得萬事之正也　濟同逸注

何桀紂之昌披兮夫唯捷徑以窘求殞步逸曰昌披衣不帶貌捷疾也徑邪道窘急也言桀紂愚惑違背天道施行惶遽衣不及帶欲涉邪徑急疾為治故身觸陷阱至於滅亡　良曰桀紂夏殷失道之君昌披謂亂也言桀紂苦人使亂用捷疾邪徑急步而理之故身至滅亡

惟五臣本有夫字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逸曰黨朋也論語曰羣而不黨偷苟也幽昧不明也險隘喻傾危也言已念彼讒人相與朋黨嫉妬忠直苟且偷樂不知君道不明國將傾危以及其身矣　向曰偷苟且也　餘同逸注

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逸曰憚難也殃咎也皇君也輿君之所乘也以喻國也績功也言我欲諫爭者非難身之被殃

咎也但恐君國傾危以敗先王之功 銑曰敗績崩壞言我所以不難殃咎諫諍者恐君行事之失崩壞先王之功

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

逸曰踵繼也武迹也詩曰履帝武敏歆言已急欲奔走先後以輔翼君者冀及先王之德繼續其迹而廣其基也奔走先後四輔之職也詩曰予曰有奔走予曰有先後是之謂也 翰曰言欲忽然奔走先後以為輔翼者冀及先王之德繼續先王之跡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齌怒

逸曰荃香草也以喻君也人君被服芬香故以香為喻惡數指斥尊者故變言荃也齌疾也言懷王不徐察我忠信之情反信讒言而疾怒 濟曰齌同也言君不覼察我之忠誠反信讒人與之同怒於我

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逸曰謇謇忠言貌也易曰王臣謇謇匪躬之故舍止也言己忠言謇謇諫君之過必為身

患然中心不能自止而不言也　良曰謇謇直言貌言我固知直言之為己患恐君之敗故忍此禍患而不能止也

指九天以為正兮夫唯靈脩之故也

逸曰指語也九天謂中央八方也正平也靈神也脩遠也能神明遠見者君德故以喻君言己將陳忠策內慮之心上指九天告語神明使平正之惟用懷王之故欲自盡也　向曰九陽數謂天也脩長也言有神明長久之道者君德也故以喻君言我指天欲為君行正平之道而君不用我故將欲自盡

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

逸曰遁隱也言懷王始信任己與我平議國政後用讒言中道悔恨隱遁其情而有他志　銑曰初始成平悔改遯移也言君始與我平議國政後信讒言因改移本情而有他志

余既不難

五臣本有夫字

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

逸曰近曰離遠曰別化變也言我竭忠見過非難與君離

別也傷念君信用讒言志數變易無常操也翰曰傷惜也言我不難離別於君但惜君信讒而數變易

余既滋蘭之九畹於遠兮又樹蕙之百畝逸曰滋蒔也十二畝為畹樹種也二百四十步為畝言已雖見放流猶種蒔眾香脩行仁義勤身自勉朝暮不倦濟曰滋益也三十畝曰畹樹藝也蘭蕙草喻行也言我雖被斥逐脩行彌多

畦畱荑夷與揭五臣作藒車兮雜杜蘅與芳芷逸曰留夷香草也揭車亦芳草一名芞輿五十畝為畦杜蘅芳芷皆香草名也言已積累眾善以自潔飾復植留夷杜蘅雜以芳芷芬香益暢德行彌盛良曰言積累眾芳自潔飾其德行

冀枝葉之峻五臣作後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逸曰冀幸也峻長也刈獲也言已種植眾芳幸其枝葉盛長實核成熟願待天時吾將獲取收藏而成其功也以言君亦宜畜養眾賢以時進用而

待仰其治也　向曰蔽茂盛貌言我種植衆芳冀枝葉之盛願待成時以刈藏而用之喻君養賢以時進用而委其成理

雖萎絶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

逸曰萎病也絶落也言已所種芳草當刈未刈蚤有霜雪枝葉雖早萎病絶落何能傷我乎哀惜衆芳摧折枝葉蕪穢而不治也以言已脩行忠信冀君任用而遂斥棄則使衆賢志士失其行也　銑曰萎絶黄落也衆芳喻衆賢也言我積行為讒邪所害見逐亦猶植芳草為霜露所傷而落雖如是於我亦何能傷但恐衆賢志士見而是蕪穢不自脩也

衆皆競進以貪婪力含兮憑不猒乎求索

逸曰競並也愛財曰貪愛食曰婪憑滿也楚人名滿為憑言在位之人無有清潔之志皆並進取貪婪於財利中心雖滿猶復求索不知猒飽　翰曰言衆在朝者皆競為進趣貪婪財利在身雖滿不知猒足復為求索

羌内恕己以量

人兮各興五臣作與心而嫉妒逸曰羌楚人語詞也以心揆為恕量度也害賢為嫉害色為妒言在位之臣心皆貪婪內以其志恕度天人謂己用不同則各生嫉妒之心推棄清潔使不得用也　濟曰羌乃也言貪婪之人乃內恕於己以量度他人謂與己同貪若否則各生嫉妒之心讒譖之使不得進用

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逸曰言眾人所以馳騖惶遽者追逐權貴求財利也故非我心之所急務眾急於利我獨急於義者也　良曰忽急也言眾人急於勢利而奔走非我所急也我所急者仁義也

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逸曰冉冉行貌立成也言人年命冉冉而行我之衰老將以速至恐脩身建德而功不成名不立也　向曰冉冉漸漸也立成也言我之年漸漸將至恐脩理名德而不能成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

之落英逸曰墜墮也言己旦飲香木之墜露吸正陽之精液暮食芳菊之落英言呑陰陽之精蘂動以香淨自潤澤 銑曰英花也飲香木之露食秋菊之花者取其香潔以合己之德苟余情其信姱苦瓜以練要兮長顑呼感頷乎感亦何傷逸曰苟誠也練簡也顑頷不飽貌也言己飲食好美中心簡練而合道要雖長顑頷饑而不飽亦無所傷病也 翰曰苟且姱大練擇也且信大擇要道而行雖長饑苦亦何傷於我擥五臣作擥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蘂逸曰擥持也貫累也薜荔香草也緣木而生落墮也蘂實貌言己施行常擥木引堅據持根本又貫累香之實執持忠信不爲華飾之行也 濟曰根本貫拾也蘂花心也言我持木之本佩結香草拾其花心以表己之忠信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所綺逸曰胡繩香草也纚纚

好貌也矯直也言己行雖據根本猶復矯直菌桂芬芳
之性紉索胡繩令之澤好以善自約束約無懈已 良
曰矯舉也纚纚索好貌言舉此香木
以自比結索其香草以約束於已
謇五臣作蹇吾法夫前
脩兮非時五臣作世俗之所服
逸曰言我忠信謇謇者乃上
法前代遠賢固非今時俗之
人所可服行也 向曰謇難也前脩謂前代脩習道德
之人服用也言我所以遺難者吾法前脩道德之人故
不為代
俗所用
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
逸曰周
合也彭
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遺餘也則法也
言己所行忠信雖不合於今之人欲願依古之賢者彭
咸餘法以自率厲
也 銑同逸注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人五臣作民生之多
艱
逸曰言己自傷施行不合於俗將效彭咸沈身於淵
乃太息長悲哀念萬民受命而生遭遇多艱以隕其

身也　翰曰艱難也言我自傷忠信不合當代故太息掩涕哀此萬姓遭輕薄之俗而多屯難

余雖好脩姱苦瓜以鞿居衣羈兮謇朝誶而夕替逸曰鞿羈以馬自喻也韁在口曰鞿革絡頭曰羈言為人所係累也誶諫也詩云誶予不顧替廢也言己雖有絕遠之智姱好之姿然以為讒人所鞿羈而係累矣故朝諫謇謇於君夕暮而身廢棄也　濟曰鞿羈銜勒也言我雖習前聖人之大道而為讒人所銜勒不避難而諫朝諫而夕暮廢棄

既替余以蕙纕思羊兮又申之以攬茝逸曰纕佩帶也又復也言君所以廢棄己者以余帶佩衆香行以中正之故也然猶復引芳茝以自結束執志彌篤也　良曰纕佩也言君所以廢棄我者以我佩忠信之心故也申重攬持也然我猶攬芳草自結束以執貞節

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逸曰悔恨也言己履行忠

信執守清白亦我心中之所美善也雖以見過支解九死終不悔恨也　良曰九數之極也言忠信貞潔我心所善以此過害雖九死無一生未足悔恨

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人五臣作民心

逸曰靈脩謂懷王也浩猶浩浩蕩猶蕩蕩無思慮貌也言已所以怨恨於懷王者以其用心浩蕩驕放放恣無有思慮終不見省察萬民善惡之心故朱紫相亂國將傾危也　銑曰浩蕩法度壞亂言我怨君法度廢壞終不察衆人悲苦

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丁角謂余以五臣作之善淫

逸曰衆女謂臣衆也蛾眉好貌謠謂毀也諑音啄猶譖也淫邪也言衆女嫉妬蛾眉美好之人譖而毀之謂之善淫不可信也猶衆臣妬嫉忠正言已淫邪不可任也　翰曰衆女喻讒臣也蛾眉美女喻忠直也謠諑謂譖毀也言讒邪之人妬我忠直皆譖毀之謂我善為淫亂

固時俗之工巧兮偭

面規矩而改錯倉故　逸曰偭背也圓曰規方曰矩錯置也言今時之工才知強巧背去規矩更造方圓必不堅固敗材木也以言佞臣巧於言語背違先聖之法以意妄造必亂政化危君國也　濟曰規矩法則也言工巧之人背違繩墨妄為法則改古之道妄置其妙敗材木而不堅固詭佞之人巧為言語離聖人之法亦必敗國危政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為度逸曰追隨也繩墨所以正曲直者周合也度法也言百工不隨繩墨之直道隨從曲木屋必傾危而不可居也以言人臣不脩仁義之道背棄忠直隨從枉佞苟合於世以求容媚以為常法身必傾危而被刑戮　良曰言背繩墨之直而從其曲則屋壞苟為邪佞競合當代以取容媚不依法度則國亡矣忳屯鬱邑余侘傺丑加丑例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逸曰忳昆徒切憂貌也侘傺失志貌　侘丑加切猶堂堂

立貌也傺丑世切住也楚人名住曰傺言我所忳忳而憂中心鬱悒悵然住立而失志者以不能隨從時俗屈求容媚故獨為時人所窮困也　向曰忳鬱憂思貌悒不安也言我憂思而失志者以不能隨代求容媚固獨窮困於當時

寧溘苦合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逸曰溘猶奄也言我寧奄然而死形體流亡不忍以忠正之性為邪淫之態也　銑曰言我終不忍為邪佞之態以自全

鷙鳥之五臣本無之字不羣兮自前代五臣作世而固然逸曰鷙執也謂能執服衆鳥鷹鸇之類也以喻忠正言鷙鳥執志剛厲特處不羣以言忠正之士亦執分守節不隨俗人自前代固然非獨於今　翰曰鷙鳥鷹鸇之屬此鳥執志剛厲不與衆鳥同羣忠正之士者亦守節不隨俗為諂媚從前代固如是非但於我

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逸曰言何所有圜鑿

受方枘而能合者誰有異道而相安邪言忠佞不相為謀也　濟曰方木圓穴不可相合邪佞忠正異道而誰肯相安哉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　呼候　尤過也攘除也詬恥也言己所以能屈案心志含忍罪過而不去者欲以除去恥辱誅讒佞之人如孔子誅少正卯也　良曰我所以屈心案志者將欲忍過除其深恥誅讒佞清朝廷也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　逸曰言士有伏清白之志以死忠直之節者固乃前代聖王所厚哀也故武王伐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也　向同逸注

悔相道之不察　五臣本有兮字

延佇乎吾將反　逸曰延長也佇立貌　詩云佇立以泣言己自恨視事君之道不明察當若比干伏節死義故長立而望將欲還反終己之志　銑曰悔恨相視察審也

迴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

逸曰迴旋也迷誤也言及旋我之車以反故道反迷已誤欲去之路尚未甚遠也同姓無相去之義故欲還也翰曰迴車復路將還也

步余馬於蘭皐兮馳椒丘且焉止息

逸曰步徐行也澤曲曰皐土高曰丘四墮曰椒丘言己欲還則徐徐行步我之馬於芳澤之中以觀聽懷王遂馳高丘而止息以須君命 濟曰椒丘丘上有椒也行息依蘭椒不忘芳香以自潔也言我行蘭澤馳上椒丘且止息以待君命

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

五臣本無復字

脩吾初服

逸曰退去也言己誠欲遂進竭其忠誠君不肯納恐重遇禍將復去脩吾初始清潔之服 良曰尤過也言我將進入以相君事恐重離過患故將退去脩同逸注

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

逸曰製裁也芰蔆也荷扶蕖也芙蓉蓮華也上曰衣下曰裳言己進不見納猶復製裁芰荷集合芙蓉以為衣

裳被服愈潔脩善益明　向曰製裁集合也芰荷水草言裁合此物而為衣裳以自脩潔也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逸曰岌岌高貌陸離參差衆貌也言已懷德不用復高我之冠長我之佩尊其威儀整其服飾以異於衆也　銑曰言君不知我我亦將止然既不見用我將高冠長佩整威儀以異衆芳與澤其雜糅女又兮唯昭質其猶未虧逸曰芳德之貌也澤質之潤也玉堅而有澤糅雜也唯獨也昭明也虧歇也言我外有芬芳之德內有玉澤之質二美雜會兼在於己而不得施用故獨保明身無有虧失而已所謂道行則兼善天下不用則獨善其身　翰曰芳香澤潤也言我有香潤之德雜會於己不得施用惟獨守其明潔之質猶未為自虧損也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

逸曰荒遠也言己欲進忠信以輔事君而不見省故忽然反顧而去將遂游目往觀四遠之外以求賢君也　濟曰忽疾往去也言己不見明故疾反顧遠視四荒之外欲以求知己者

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

逸曰菲菲猶勃勃也芳香貌也章明也言已雖欲之四荒猶整飾儀容佩玉繽紛而衆盛忠信勃勃而愈明不以遠故改其行　良曰繽紛盛貌菲菲香氣也言我雖去四荒亦整其衣服佩忠信芳香之行彌加明潔

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為常

逸曰言萬民稟天命而生各有所樂或樂諂佞或樂貪淫我獨好脩正直以為常行　向曰言人性所樂各自不同或好財利或愛邪佞而我獨以脩正直之道為常

雖體解其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

五臣作何　逸曰懲艾也言己好脩忠信以為常行雖獲罪支解志猶不艾也　銑曰言我執忠貞之

心雖遭支解亦不能變於我心更何所懼懲懼也女嬃須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五臣作罵予逸曰女嬃屈原姊也嬋媛猶牽引也申重也言女嬃見己施行不與衆合以見放流故來牽引數怒重詈我也　翰曰言我行不合時故牽引古事而罵詈我曰鮌五臣作鯀婞胡到直以亡五臣作方身兮終然夭乎羽五臣本有山字之野逸曰女嬃詞也鮌堯臣也帝繫曰顓頊後五葉而生鮌婞音脛狠也蚤死曰夭言堯使鮌治洪水婞狠自用不順堯命乃殛之於羽山死於中野女嬃比屈原於鮌不承君意亦將遇害　濟曰此女嬃之言也鮌禹父堯臣也堯使治水鮌狠戾不用堯命終被殛於羽山之野而早死焉言原不承君意亦將遇害汝何博謇五臣作蹇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節逸曰女嬃數諫屈原言汝何為獨博采往古好脩謇謇婞異之節不與衆同而見憎

惡於世　向曰嬃數諫原云汝何博好古道於蹇難之世好脩直節獨為姱大之行失移

薋茲菉綠葹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

逸曰薋蒺蔾也菉王芻也葹枲耳也詩曰楚楚者茨又曰終朝采菉三者皆惡草也以喻讒佞盈滿也判別貌也女嬃言衆人皆佩薋菉枲耳為讒佞之行滿於朝廷而獲富貴汝獨服蘭蕙守忠直判然離別不與衆同故斥棄也　銑曰薋菉葹皆惡草以喻讒佞判別也嬃言衆人皆體賚菉之行盈滿於朝汝獨佩蘭蕙之德判別不同故見棄斥

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

逸曰屈原外困羣佞內被姊詈知時莫識言己心志所執不可戶說人告誰當察我中情之善否　翰曰屈原遭姊之罵困抑佞之惡不可門到戶說於人誰能察我情之是非乎

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煢獨而不予聽

逸曰煢孤也詩曰哀此煢獨予我也言時

俗之人背行佞偽相朋黨丞相薦舉忠直之士孤煢特獨何肯聽用我言而納之也　濟曰言世俗之人並相進舉以為朋黨而我忠耿孤獨誰肯聽我而用之

依前聖之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　逸曰節度也歷數也言己所見皆依前代聖王之法節其中和喟然舒憤懣之心歷前代成敗之道而作此詞者也　良曰中得也喟歎憑滿歷行也言我依前代聖賢節度而不得用故嘆息憤懣而行澤畔矣

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　逸曰帝繫曰瞽叟生重華是為帝舜葬於九疑山在於沅湘之南言己依聖王法而行不容於俗故欲度沅湘之水南行就舜陳詞自說稽疑聖帝冀聞秘要以自開悟　向曰沅湘江水名重華舜也葬江南言己行聖人之道不容當代故將濟江南行就舜以陳說之

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　逸曰啓禹子也九辯九歌禹樂也言

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啓能承志續叙其業育養品類故九州之物皆可辯數九功之德皆有次叙而可歌也左傳曰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夏康啓子太康也娛樂也縱放也　銑曰啓聞也九辯九歌禹樂名言禹開樹此樂而太康娛樂自縱而喪

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

逸曰圖謀也言夏太康不遵禹啓之樂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欲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業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也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於洛汭作五子之歌此逸篇也　翰曰言太康不思先王之業不顧禍難以謀其後故使五弟失尊位家於閭巷

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乎封狐

逸曰羿諸侯也田獵也封狐大狐也言羿為諸侯荒淫遊戲以佚田獵又射殺大狐　濟曰羿夏之諸侯淫佚田獵又好射大

狐犯天之孽以亡其國

固亂流其鮮終兮浞仕角又貪夫厥家逸曰鮮少也浞寒浞羿相也厥其也婦謂之家言羿因夏衰亂代之為政娛樂田獵不恤人事信任寒浞使為國相浞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樹之詐慝而專其權勢羿田將歸使家臣逢蒙射而殺之貪取其家以為妻也羿以亂得政身即滅亡故言鮮終也　良曰厥其家妻也言羿以夏衰亂代而取其政而又為荒淫之行故為浞弒其身貪取其妻以亂易亂故其鮮終

澆五弔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逸曰澆寒浞子也彊圉多力也縱放也言浞取羿妻而生澆彊梁多力縱放其情不忍其欲以殺夏后相也　向曰言澆恃多力故肆情縱欲不忍其諫以殺夏后相

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逸曰康安也首頭也自上下曰顛隕墜也言澆既殺夏后相安居無憂日作淫樂忘其過惡卒為相子少

康所誅其首顛隕而墮地　論語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左氏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髠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於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於過處豷於戈靡自有鬲氏收三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於過后杼滅豷於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　銑同逸注

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　逸曰殃咎也言夏桀上背於天道下逆於人理乃遂以逢殃咎為殷湯所誅滅　翰曰桀夏亡王也言常背天違道乃遂逢殃咎為湯所誅

后辛之

葅醢兮殷宗用而不長逸曰辛殷之亡王紂名也藏菜曰葅肉醬曰醢言紂為無道殺比干醢梅伯武王把黄鉞行天罰殷宗遂不得久長也　濟曰辛紂殷之亡王也葅醢肉醬也湯禹嚴五臣作儼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逸曰嚴畏也祗敬也周周家也差過也言殷湯夏禹周之文王受命之君皆畏天敬賢論議道德無有過差故能獲神人之助子孫蒙福也　良曰言湯禹周文皆嚴肅祗敬論議道德無有差殊故得永年舉賢而授能兮脩五臣作循繩墨而不頗逸曰頗傾也言三王選士不遺幽陋舉賢用能不頗頗左右循用先聖法度無有傾失故能綏萬國安天下易曰無平不頗　向曰言文王舉賢用能循先聖法度無有頗僻故能安天下也皇天無私阿兮覽人五臣作民德焉錯匕故輔逸曰竊愛為私所私為向錯置也輔佐也言皇天明

神無所私阿觀萬人之中有道德人者因置以為君使賢輔佐成其志也故桀為無道傳與湯紂為淫虐傳與文王 良曰言皇天無私親阿附之理但萬民之中有道德者因置以為君使賢者佐而成之

夫維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 逸曰哲智也茂盛也苟誠也下土謂天下也言天下之所立者獨有聖明之知盛德之行故得用事天下而為萬人之主 翰曰言人有聖明之智茂盛之誠得用為天下之王

瞻前而顧後兮相觀人五臣作民之計極 逸曰顧視也相視也計謀也極窮也言前觀禹湯之所以興顧視桀紂之所以亡足以觀察萬人忠佞之謀窮其真偽 濟同逸注

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 逸曰服服事也言人臣誰有行仁義而不可任用誰有不行信義而可服事者乎言人非義則德不可立非善則行不成 銑曰孰誰服用也言人

臣誰有不義不善而可任用者也

阽詹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逸曰阽猶危也言己正言危行身將危亡上觀初代仗節之士我志所樂終不悔恨向曰言危身危行所以將死今觀我之初志終竟行猶未為悔

不量鑿而正枘而銳兮固前脩以菹醢逸曰量度也正方也言工不度其鑿而方正其枘則物不固而木破矣臣不量君賢愚竭其忠信則被罪過而身殆也自前代脩名之人以獲菹醢龍逢梅伯是也銑同逸注

曾歔許居欷許叙余鬱悒兮哀朕時之不當逸曰曾累也歔欷懼貌也言我累息而懼鬱悒而憂者自哀生不當舉賢之時而值菹醢之日翰曰言累益歔欷而憂思有哀我不值明聖之君屬昏闇之代

攬五臣作擥茹如呂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平逸曰茹柔耎也霑濡也衣皆謂

之襟浪浪流貌也言自傷放在山澤心悲泣下霑濡我衣浪浪而猶引取柔爽香草以自掩拭不以悲故失仁義也　濟曰茹臭也蕙香草以喻忠貞之心

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駟玉虬以乘鷖烏計兮溘苦合埃風余上征逸曰敷布也耿明也

言己覩禹湯文武脩德以興天下見羿澆桀紂行惡以亡中知龍逢比干執履忠直身以菹醢乃長跪布衽俛首自省念仰訴於天則中心曉明此中正之道精合真人神與化游故得乘雲駕龍周歷天下以慰己情緩憂思也有角曰龍無角曰虬鷖鳳凰別名也山海經鷖身有五采遙猶奄也埃塵也言我設往行游將乘玉虬駕鳳車掩塵埃而上征去離時俗遠羣小也　良同逸注

朝發軔刃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五臣作懸　逸曰軔支輪木也蒼梧舜所居縣圃神山也在崑崙之上淮南言崑崙縣圃

雖乃適天言已朝發帝舜之居久至縣圃之山受道聖王而登神明之山 向曰軔車輪也蒼梧舜所遊縣圃在崑崙山仙人所居 言朝夕遠遊神仙之山

欲少留此靈瑣先果兮日忽忽其將暮逸曰靈以喻君瑣門鏤也文如連鎖楚王之省閤也言己誠欲少留於君之省閤以須政教日又忽忽去時將欲暮年歲且盡言己哀老也 銑曰靈君也瑣門閤也言我欲少留於君之省閤日入忽然將夜言年已衰老

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於康嵫茲而勿迫逸曰羲和日御也弭按也崦嵫日所入之山也迫附也言我恐日暮年老道德不施欲令日御按節徐行望日所入之山且勿附近冀及盛時遇賢君也 翰曰言我使羲和按節徐行望日不使迫於崦嵫山也

路漫漫其脩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逸曰脩長也言天地廣大其路漫漫遠而且長不可卒徧吾方

上下左右以求索賢人與己合志者也　濟曰漫漫遠貌

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

逸曰咸池日所浴也總結也扶桑日所拂木也淮南言日出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我乃往至東極之野飲馬於咸池與日俱浴以潔己身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行幸得不老延年壽　良曰飲馬咸池結轡扶桑言遠遊冀得延年也

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須臾五臣作逍遙以相羊

逸曰若木在崑崙西極其華照下地拂擊也聊且也須臾相羊皆遊也言己總結日轡恐不能制年時卒過故復轉之西極折取若木以拂擊日使之還去且相羊而遊以俟君命也或謂拂蔽也以若木蔽日使不得過　向曰逍遙相羊皆遊也言我折取若木之枝擊日御使迴且相羊而遊也

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

逸曰望舒月御也月體光明以喻臣清白飛廉

風伯也風為號令以喻君命言己使清白之臣如望舒先驅求賢使風伯奉君命於後以告百姓　銑曰月喻清白之臣風喻號令言我使清白之人求賢使風伯奉君命以告天下

鸞皇為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五臣作我以未具逸曰鸞俊鳥也皇雌鳳以喻明知之士也雷為諸侯以興君言己使仁知之士如鸞皇先戒百官將往適道而君怠墮告我嚴裝未具　翰曰鸞皇靈鳥喻仁智之士雷師喻君餘同逸注

吾令鳳皇飛騰兮又繼之以日夜逸曰言我使鳳皇明知之士飛行天下以求同志續以日夜冀逢遇之　濟同逸注

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五臣作電而來御音迓　逸曰回風曰飄飄風風無常之風以興邪惡雲霓惡氣以喻佞人御迎也言已使鳳皇往求同志之士欲與俱共事君反見邪惡之人相與屯聚謀欲離己又遇佞人相帥來迎欲使我變節

以隨之　良曰飄風雲霓以喻佞人也言我將求志士欲與共事於君反見邪惡之人相帥與也結謀迎我使離舊德變節隨邪佞之徒

紛總總其離合兮班陸離其上下

逸曰總總猶僔僔聚貌也班亂貌也陸離分散也言己游觀天下但見俗人競為讒佞僔僔相聚乍離乍合上下之義班然散亂而不可知之也　向曰紛亂也　餘同逸注

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

逸曰帝謂天帝也閽主門者閶闔天門也言己求賢不得嫉惡讒佞將上愬天帝使閽人開關又倚天門望而距我使我不得入也　銑曰閽主門人也言己惡讒佞將上訴於天帝使閽人開天門閽人又倚天門望而拒我不得入

時曖曖其將罷

五臣作疲

兮結幽蘭而延佇

逸曰曖曖昬貌罷極也言時世昬昧無有明君周行罷極不遇賢士故結芳草而長立有還意也　翰曰言時代昬闇周行疲

極不遇賢明故結香草
自潔長立而無趣向
世溷呼本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
嫉妒逸曰溷亂也濁貪也言時世君亂臣貪不別善惡
好蔽美德而嫉妒忠信　濟曰蔽隱也言時代亂
溷不能分別好惡好
隱人美行嫉妒忠良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力宕風而
緤息列馬逸曰濟度也淮南子曰白水出崑崙之源飲之
不死閬風山名在崑崙上緤繫也言我見中國
溷濁則欲度白水登神山屯車繫馬而留止白水潔淨
閬風清明言已脩潔白之行不懈怠也　良曰白水神
泉也閬風仙山也緤係也言世皆濁亂將
濟神泉升仙山係馬以遠濁世而自潔清忽反顧以流
涕兮哀高丘之無女逸曰楚有高丘之山女以喻臣言
已雖去意不能已猶復顧念楚國
無有賢臣心為之悲而流涕　向曰高丘楚山名女神
女喻忠臣也言我將遠志忽反顧楚國無忠臣心為之

悲而流涕 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 逸曰溘奄也春宮東方青帝舍

繼續也言我遊奄然至於青帝宮觀萬物始生皆出於仁復折瓊枝以續佩守行仁義志彌固也　銑曰見萬物始生乃折取瓊草之枝以續佩帶重其鮮潔 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貽 逸曰榮華喻顏色也落墮也相視也貽遺也言己既修行仁義思得同志願及年德盛時顏貌未老視天下賢人將持玉帛聘而遺之與俱事君也　翰同逸注 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虙妃之所在 逸曰豐隆雲師虙妃神女也以喻隱士言我令雲師豐隆乘雲周行求隱士清潔若虙妃者欲與并力也　濟曰虙妃洛水神以喻賢臣言我使雲師求賢臣所在聘之與同治也 解佩纕相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為理 逸曰纕佩帶也蹇脩伏羲氏之臣也理分理述禮意也言

既見虙妃則解我佩帶之玉以結言語使古賢蹇脩而為媒理也伏羲時淳樸故使其臣　良曰言我既見虙妃解佩帶取玉結言契令蹇脩為媒以通辭理也

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繣呼陌其難遷

逸曰緯繣乖戾也呼麥切遷徙也言蹇脩既持其佩帶通言而讒人復相聚毀敗令其意一合一離遂以乖戾而見拒絕言所居深僻難遷徙也　向曰紛亂也總總聚也言將通佩玉神女讒人亂聚毀敗令其意一合一離忽為乖戾而難移

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于鬼槃

五臣作盤　逸曰次舍也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淮南言弱水出於窮石入於流沙洧槃水名也禹大傳曰洧槃之水出崦嵫之山言虙妃體好清潔暮所歸舍窮石之室朝沐洧槃之水遁世隱居而不肯仕　銑曰窮石弱水出處洧盤水名出崦嵫山夕舍窮石朝沐洧盤言遯世之士遠趣清潔

保厥美以驕傲兮

日康娛以淫遊 逸曰倨簡曰驕侮慢曰傲康安也言虙妃用志高遠保守美德驕傲侮慢日自娛樂以遊戲無事君之意 翰曰淫久也言隱居之人自保其美德以驕傲於世日日安樂久遊無意以匡君

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 逸曰違去也改更也言虙妃雖有美德驕傲無禮不可與共事君來去相棄而更求賢 濟曰言隱居之人信有美德而不崇禮敬不可與事君當違棄此人改求賢者共同志事君也

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 五臣作天乎 余乃下 逸曰言我乃復往觀視四極周流求賢然後乃來下 銑曰言觀視四方之極周遍求賢不得我乃復下來

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 嵩 之佚女 逸曰偃蹇高貌有娀國名也佚美也謂帝嚳之妃契母簡狄也簡狄配聖帝生賢子以喻貞賢也詩曰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呂氏

春秋言有娀氏有美女為之髙臺而飲食之言己望瑶臺髙峻睹有娀氏美女思得與共事君也　良曰瑶臺玉臺也娀女契母簡狄喻貞賢也

吾令鴆為媒兮鴆告余以不好

逸曰鴆惡鳥也明有毒殺人以喻讒賊言我使鴆鳥為媒以求簡狄其性讒賊不可信用還詐告我言不好　向曰鴆惡鳥喻讒佞言我使讒佞之人往聘忠賢讒佞所疾故云不好

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他凋巧

逸曰逝往也言又使雄鳩銜命而往其性輕佻巧利多語而無要實復不可信也　銑曰雄鳩多聲佻輕也言我使辯捷之士往聘忠賢我又惡其輕巧而不信

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

逸曰適往也言己令鴆為媒其心讒賊以善為惡又使雄鳩多言少實故中心狐疑猶豫意欲自往禮又不可也　翰曰言鴆鳩皆不可信故猶豫狐疑而不能決定欲自往以無媒介不可

也鳳皇既受詒異眉兮恐高辛之先我逸曰高辛嚳有天下號也帝繫曰高辛氏為帝嚳次妃有娀氏女生契言己既得賢智之人若鳳皇受禮遺將恐帝嚳以先我得簡狄也　濟曰詒遺也高辛帝嚳也言我得賢人如鳳皇者受遺玉帛將行就聘又恐帝嚳先我而得之帝嚳喻諸國賢君欲遠集五臣作進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遙逸曰言己既求簡狄復後高辛欲遠集他方又無所之故且遊戲觀望以忘憂也　良曰言求忠賢不得欲往遠方又兼無所止且浮觀而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逸曰少康夏后相之子也有虞國名也姚姚氏舜後也昔寒浞使澆滅夏后相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以收夏衆遂誅滅澆復禹舊績屈原放至遠方之外博求衆賢索虙妃則不肯見求簡狄又後高辛少康

留止有虞而得二姚以成顯功也是不欲遠去貌　向曰言遠遊微隱不遂求賢不得美少康留立而成功是原不欲遠去之意

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

逸曰拙鈍言己欲效少康留而不去又恐媒人弱鈍達言於君不能堅固復使回移　銑曰言我欲留聘二姚又恐道理弱於少康而媒無巧辭導引不能堅固使君回移

時五臣作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

逸曰再言時溷濁者懷襄二世不明故羣下好蔽中正之士而舉邪惡之人　翰曰溷亂也言時代亂濁嫉妬賢良蔽隱美行稱揚邪佞

閨中既以王逸本無以字邃遠兮哲王又不寤

逸曰小門謂之閨邃深也哲知也寤覺也言君處宮殿之中其閨邃遠忠言難通指語不達自明智之主尚不覺善惡之情高宗殺孝己是也何況不智之君而以闇蔽固其宜也　濟曰閨中宮門中也言宮中深遠視聽

難通故哲智之王不能覺察忠佞五臣有而字

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逸曰言我懷忠信之情不得發用安能久與此闇亂之君終古居乎意欲復去也良曰言我懷忠信之情無所啓發安能忍而與昏主終古居乎復將遠去

索所草瓊茅以筳廷篿專兮命靈氛為余占之逸曰索取也瓊茅靈草也筳小破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卜曰篿靈氛古明占吉凶者言己欲去則無所集欲止則又不見用憂懣不知所從乃取神草竹筳結而折之以卜去留使靈氛占其吉凶向曰筳竹算也靈氛古之善占者言取草算命靈氛使卜占去住之理

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慕之逸曰靈氛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己宜以特去之也銑曰曰者靈氛語辭也兩美謂君聖臣忠也言如是

則必相合孰誰也楚國誰能信明善惡欲脩行忠正慕己之德者思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逸曰言我思念天下博大豈獨楚國有君臣可止乎　翰曰靈氛言天下九州之地甚寬博曰勉遠逝而無狐王逸本無狐字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逸曰爾女也懷思也宇居也言何所獨無賢芳之君何必思故君而不去也此皆靈氛之詞　濟曰靈氛曰但勤力遠去誰有求忠臣而不擇取汝者時五臣作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美惡逸曰眩曜惑亂貌屈原荅靈氛曰當時之君皆暗昧惑亂不知善惡誰當察我之善情而用己乎是難去之意　良曰言當代之君皆闇昧惑亂誰能察我之善惡而用之乎原以此荅靈氛難去之辭也人五臣本作民好去聲惡烏故其

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逸曰黨鄉黨楚國也言天下萬人之所好惡其性不同此楚國尤獨異也　向曰好惡愛憎也言人皆有愛憎之性不同惟楚鄉之人更甚異戶服艾以盈要平兮謂幽蘭其不可佩逸曰艾白蒿也盈滿也言楚人戶服白蒿滿其要帶以為芬芳反用幽蘭臭惡為不可佩也以言君親愛讒佞憎遠忠直而不近也　銑曰言楚國家門戶皆服艾草滿於要帶謂蘭不堪佩帶言皆好讒佞謂忠正不可行於身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珵池貞美之能當逸曰察視也珵美玉也相玉書曰珵大六寸其曜自遠照言時人無能識臧否觀視眾草尚不能別其香臭豈當知玉之美惡乎以為草木易別於禽獸禽獸易別於珠玉珠玉易別於忠佞知人最難　翰曰覽視也言楚人視草木猶未知香臭之宜豈能辨玉之臧否而當之乎玉喻忠貞言忠

貞之難知也

蘇糞壤以充幃暉兮謂申椒其不芳逸曰蘇取也充滿也壤土也幃謂之幐幐香囊也言取糞土以滿香囊佩而帶之反謂申椒臭而不香言近小人而遠君子　濟曰幃香囊言取糞壤滿香袋而帶之反謂申椒臭而不帶此喻近邪佞遠忠貞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逸曰此言已欲從靈氛勸去之占則心狐疑念楚國也　良曰言已欲從靈氛勸去之占則心中狐疑不忍棄忠直

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所而要之逸曰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世降下也椒香物所以降神糈精米所以享神言巫咸將夕從天上下來願懷椒糈要之使筮吉凶　向曰糈米也所以享神言巫夕從天下求我則懷椒未要而享之以問吉凶也

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逸曰翳蔽也繽盛貌也九疑舜所望也言

巫咸得已椒糈則將百神蔽日來下舜人使九疑之神紛然迎我知己之志　銑曰繽衆多貌言巫咸得已椒糈則領百神蔽日而下舜又使九疑之神衆來相迎言賢聖知己之志

皇剡剡琰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

逸曰皇皇天也剡剡光貌言皇天揚其光靈使百神告我當去就吉善也　向同逸註

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矱紆縛之所同

逸曰矩法也矱於縛切度也言當自勉上求明君下索賢臣與己合法度者因與同志共為化也　濟曰曰巫咸辭也勉彊也上謂君下謂臣矱度也言當自勉彊上求明君下訪賢臣求法度與己同者因共為治此巫咸之言

湯禹儼而求合兮摯臯五臣本作咎繇而能調

逸曰儼敬也合匹也摯伊尹名湯臣也咎繇禹臣也調和言湯禹至聖猶敬承天道求其匹合得伊尹咎繇力能調和陰陽而安天下　良曰調和也言

湯禹至聖尚敬承天命求合已之賢臣伊尹咎繇之徒相理陰陽而安天下

苟中情其好脩兮五臣本有又字何必用夫行媒逸曰行媒喻左右之臣也言誠能中心常好善則精感神明賢君自舉用之不必須左右薦達之　向曰苟且也言且中心好善常自脩潔則明君且當舉作何必須左右之達

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逸曰說傅說也傅巖地名武丁殷之高宗也言傅說抱懷道德而遇刑罰操築作於傅巖武丁思想賢者夢得聖人以其形像使求之因得說登以為公道用大興為殷高宗　銑曰說賢人代胥靡刑人操築於傅氏之巖武丁殷王名夢得賢相因使刻所夢之形求得說於傅巖委任之不疑

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逸曰呂太公之氏姓也鼓鳴也言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盛往歸之至於朝歌道窮困自鼓刀而屠遂

西釣於渭濱文王夢得聖人於是出獵而遇之遂載以歸用為師　翰曰遭遇也呂望太公也避紂之亂鼓刀為屠文王夢得聖人於是出獵遇而舉之竟立大功

寗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

逸曰寗戚衛人該備也寗戚修德不用退而商賈宿齊東門外桓公夜出寗戚方飯牛叩角而歌桓公聞之知其賢舉用為卿備輔佐也　濟同逸註

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

五臣本作

未央

逸曰晏晚也央盡也言己所以汲汲欲輔佐君者冀及年未晏晚以成德化然年時亦未盡若三賢之遭遇　良曰言我所以求輔於居者將及年歲未晚以成德化　餘同逸注

恐鶗

題

鴂

決

之先鳴兮使

五臣本有夫字

百草為

五臣本無為字

之不芳

逸曰鶗鴂一名買鴂常以春分鳴也言我恐鶗鴂以先春分鳴使百草華英摧落芬芳不成以喻讒言先使忠直之士被罪過

也向曰鶗鴂鳥名秋分前鳴則草木彫落言我常恐此鳥之鳴使草木不芳香也喻讒臣為言以害忠良矣

何瓊珮之偃蹇兮衆薆愛然而蔽之逸曰偃蹇衆盛貌言我佩瓊玉懷美德偃蹇而衆人薆然而蔽之傷不得施用也　銑曰瓊玉也偃蹇盛貌以喻德也衆小人也薆亦盛也言我有美德為小人衆盛而蔽之

惟此黨人之不亮兮恐嫉妬而折之逸曰信亮也言楚國之人不尚忠信之行恐妬我正直欲必折挫而敗也　翰曰此黨謂楚國也

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逸曰言時俗溷濁善惡變易不可以久留宜速去也　濟曰繽紛亂也淹久也言世亂變易不可住也

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逸曰荃蕙皆香草言蘭芷之草變其體而不復香荃蕙化而為茅失其本性也以言君子更為小人忠信更為

佞偽良曰茅惡草以喻讒臣也言時代昏亂君子變為小人忠信化成邪佞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五臣本無蕭字艾也五臣本無也字逸曰言往昔芬芳之草今皆直為蕭艾而已以言往日明智之士今皆佯愚向同逸注

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逸曰言士人所以變直為曲者以上不好用忠正之人害其善士之故銑曰言明智之士佯愚者豈有他故為居不好脩潔之士而自損害

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逸曰蘭懷王少弟司馬子蘭也恃怙也實誠也言我以子蘭能進賢達能可怙而進不意內無誠信之實但有長大之貌浮華而已翰曰蘭懷王弟也羌乃也言我以蘭為可怙恃乃無實材但容貌長大而已

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引五臣本作列乎衆芳逸曰委棄也言子蘭棄其美質正直

之性隨從諂佞苟欲引於衆賢之位而無進賢之心也　濟同逸注

椒專佞以慢慆吐刀兮榝殺又欲充其佩幃音幃逸曰椒楚大夫子椒也慆淫也榝茱萸也似椒而非以喻子椒似賢而非賢也幃盛香之囊也以喻親近言子椒為楚大夫處蘭芷之間而行淫慢諂諛之志人欲援引面從不賢之類此使居親近無有憂國之心責之也　良曰言子椒專佞而為慢淫似賢而非賢列大夫位在君左右不為忠正之行如茱萸之在香囊妄充佩帶而無芬芳

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逸曰干求也祗敬也言子蘭子椒苟欲求進自入於君身得爵祿而已復何能敬愛賢者而舉之乎　向曰言子蘭子椒既自求進而務入君之祿何賢人之能敬而舉之

固時俗之從流五臣作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逸曰言時世俗人隨從上化若水之流二子復以諂

諛之行衆人誰有不變節而從之者乎疾之甚也銑曰固此諂佞之俗流行相從誰能不變節隨時以容身乎

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逸曰言觀子椒子蘭變節若此何況朝廷衆臣不為佞媚以容其身邪翰曰子椒子蘭尚變節若此何況衆賢而不從俗以自容身

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逸曰歷逢也茲此也言已內行忠正外佩衆芳此誠可貴重不遺明君棄其至美而逢此咎也濟曰惟此原自屬也言我內懷忠正外佩衆芳餘同逸注

芳菲菲而難虧兮芬五臣有兩芬字至今猶未沬亡貝反逸曰虧歇也沬已也言已所行芬芳誠難虧歇至今尚未已也良曰虧損也言已芳菲之盛誠難損歇雖遺棄逐至今猶未已也

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逸曰言我雖不見用猶和調已之行

度執守忠貞以自娛樂且徐浮游以求同志　向曰女同志人也　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逸曰上謂君下謂臣　銑曰言脩飾及盛壯之時周遍遠觀四方有君臣上下賢明者欲往就之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逸曰言靈氛既告我以吉占歷善日吾將去君而遠行　翰曰歷選也言靈氛告我遠去告我今選擇吉辰良日將行訪賢君折瓊枝以為羞兮精瓊爢音靡以為粻音張　逸曰羞脯也精鑿也爢屑也粻糧也言我將行乃折瓊枝以為脯腊精鑿玉屑以為儲糧飲食香潔冀以延年也　濟同逸注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逸曰象象牙也言我駕飛龍乘明知之獸載象玉之車文章雜錯以言德似龍玉而世俗莫識也　良曰飛龍喻道瑤玉名以比君子之德言我遠遊但駕此道德

以為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逸曰言賢愚異心何可合同知君與己殊志故將遠去自疏而流遁也 向曰離別也言忠佞兩心不可同吾將遠去自疏遠也邅吾道夫崑崙兮路脩遠以周流逸曰邅轉也楚人名轉為邅言己設去楚國遠行轉至崑崙神明之山其路長遠周流天下以求同志 銑曰以求所安 餘同逸注揚志五臣無志字雲霓之晻藹兮鳴玉鸞之啾啾逸曰揚披也晻藹翳鬱陰貌鸞鸞鳥也以玉作之著於衡和著於軾啾啾鳴聲言從崑崙將遂升天披雲霓之翳鬱排羣佞之黨羣鳴玉鸞之啾啾而有節度也 翰曰揚舉也雲霓虹也畫之於旗旗晻藹旌旗蔽日貌玉馬珮也鸞車鈴也啾啾鈴佩之聲言我去國亦守節度而行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逸曰天津東極箕斗

之間漢津也言已朝發天之東津萬物所生夕至地之西極萬物所成動順陰陽之道且亟疾也　濟曰軔車輪也東極曰天津西極日所入也言朝發東方夕至西極順天道也

鳳皇翼其承五臣作紛字旂兮高翱翔之翼翼　逸曰翼敬也旂旗也畫龍虵為旂翼翼和貌也言己動順天道則鳳皇來隨我車敬承旂旗高飛翱翔翼翼而和嘉忠正懷有德也　良曰言我行順天道故鳳皇承旂引路飛翔翼翼然扶衛於己

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　逸曰流沙沙流如水也尚書曰餘波入於流沙遵循也赤水出崑崙容與遊戲貌言吾行忽然過此流沙遂循赤水而遊戲雖行遠方動以清潔自洒飾也　向曰流沙西極赤水出崑崙山容與遊戲貌

麾蛟龍使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　逸曰舉手曰麾小曰蛟大曰龍詔告也西皇帝少皞也涉度也言我乃麾蛟龍

以橋西海使少皥涉我動與神獸聖王相接言能渡萬人之厄　銑曰麾指梁橋也西皇少皥也言我指蛟龍使為橋告少皥濟渡　言能感神獸聖帝相接

路脩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　逸曰艱難也騰過也言崑崙之路險阻多難非人所能由故令衆車先使從邪徑以相待也以言己所行車遠莫能及　翰曰言遊崑崙山道路長遠而多險難故令衆車奔騰於邪徑相待言己遊高遠莫能及也

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為期　逸曰不周山名在崑崙山西北轉行也指語也期會也言己使語衆車我所行之道當過不周山而左行俱會西海之上也過不周者言道不合於俗也左轉者言君行左乖不與己同志也　濟同逸注

屯余車其五臣無其字千乘兮齊玉軑大而並馳　逸曰屯陳也軑轄也言乃屯陳我車前後千乘齊以玉為車轄並馳左右從己

者衆皆有玉德宜輔千乘之君　良曰屯聚乘車也軑車轄也車所以載己言君子以德自載亦如車馬聚千乘者言道德之多並運於己所在可驟走也

駕八龍之婉婉於阮兮載雲旗之委移

五臣作逶迤　逸曰婉婉龍貌言己駕八龍神智之歌其狀婉婉又載雲旗委移而長也駕八龍者言己德如龍可制御八方也載雲旗者言己德如雲雨能潤施　向曰八龍八節之氣也逶迤長貌言我所往皆與神遊故可御氣為載雲為旗也婉婉美貌

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

逸曰邈邈遠貌也言己雖乘龍雲猶自抑案弭節徐行高抗志行邈邈而遠莫能逮及　銑曰言我雖御氣乘雲抑志按節徐行以候世人其邈遠莫能逮及也

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

逸曰九歌九德之歌禹樂也九韶舜樂也尚書曰簫韶九成言己德高智明宜輔舜禹以致太平奏

九德歌九韶之舞而不遇其時故假日遊戲媮樂而已　翰同逸注

陟升皇之赫戲平兮忽臨睨五計夫舊鄉逸曰皇皇天也赫戲光明之貌睨視也舊鄉楚國也言己雖陟崑崙過不周度四海舞九韶升天庭據光曜不足以解憂猶復顧楚國愁且思也　濟曰陟升言我升天庭對光曜忽復下視楚國而愁思也

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奇員局顧五臣無顧字而不行逸曰僕御也懷思也蜷局詰屈不行貌也屈原設去時離俗周天匝地意不忘舊鄉望見楚國僕御悲感我馬思歸蜷局詰屈而不肯行此終志不失以辭自見以義自明也　良曰懷歸也蜷局不進貌言我升天下見楚國御者悲泣我馬思歸蜷局迴顧而不肯行也此終志不去故辭義自明

亂曰逸曰亂理也所以發理詞指總撮行要也屈原舒肆憤懣極意陳詞或去或留文采紛華然後結括一言以明所趣

已矣哉國

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逸曰已矣絶望之詞也無人謂無賢人也屈原言已矣者我懷德不見用以楚國無有賢人知我忠信之故也自傷之詞也言衆人無有知已已復何為思故鄉念楚國也　向曰言時代無知我之忠正者又何須歸於楚國

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逸曰言時世之人君無道不足與共行美德善政我將自沈汨淵從彭咸而居處也　銑同逸注

九歌四首

屈平銑曰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好祠作鼓舞以樂諸神原既遭放逐含懷憂悲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辭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上言事神之歌下寄見黜之

情以諷焉九者陽數之極自謂否極取為歌名矣

王逸注 序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樂鼓舞因為作九歌之曲託之以諷諫也

東皇太一 濟曰每篇之目皆楚之神名所以列於篇後者亦猶毛詩題章之趣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 逸曰日謂甲乙辰謂寅卯也穆敬也愉樂也上皇謂東皇太乙也言己將脩祭祀必擇吉辰之日齋戒恭敬以宴樂天神 向曰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云東皇 撫長劍兮玉珥 餌 璆鏘鳴兮琳琅 逸曰撫持也珥謂劍鐔也劍者所以威不服衛有德故撫持之也璆琳琅皆美玉名也鏘珮聲也詩曰佩玉鏘鏘言己供神有

道乃使靈巫佩持好劍以辟邪惡垂衆佩周旋而舞動鳴玉玉鏘五音而和且有節度　翰曰玉珥劍鐔也璆琳琅皆玉名以之為珮鏘然而鳴

瑤席兮玉瑱鎮盍將把兮瓊芳

逸曰盍何不也把持也瓊玉枝也言己脩飾清潔以瑤玉為席美玉為瑱靈巫何不持乎乃把玉枝以為香　濟曰言靈巫何不持瓊枝以為芳香皆取美潔也

蕙肴蒸兮蘭藉慈夜奠桂酒兮椒漿

逸曰蕙肴以蕙草蒸肉也藉所以藉飯食也易曰藉用白茅桂酒切桂以置酒中也椒漿以椒置漿中也言己供待彌敬及以蕙蒸肴芳蘭為藉進桂酒椒漿以備五味也　良曰以蕙草蒸肉以蘭藉飯食以桂置酒中以椒置漿中皆取芬芳也肴肉也蕙蘭皆香草也奠祭也桂椒皆香美木

揚枹浮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

逸曰拊擊也疏希也言膳既具不敢寧處親舉枹擊

鼓使靈巫緩節而舞徐歌相和以樂神也浩大也言已陳列竽瑟大倡作樂以自竭盡也　銑曰揚舉也枹鼓杖也使疏節希緩而安音清歌復陳列竽瑟大倡作樂以極其情

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

逸曰靈謂巫也偃蹇舞貌也姣好也服飾也菲菲芳貌也言乃使姣好之巫被服盛飾舉足奮袂偃蹇而舞芬芳菲菲盈滿堂室也　向曰菲菲香氣也

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逸曰五音宮商角徵羽也紛盛貌也繁衆也欣欣喜貌康安也言已重作衆樂合會五音紛然盛美神已歡欣厭飽喜樂則身蒙慶祐家受多福也屈原以為神無形聲難事易失然人竭心盡禮則歆其祀而惠降以祉自傷履行忠誠以事於君不見信任而身放逐以危殆也　翰曰繁會錯雜也君謂東皇也欣欣和悅貌言脩潔酒食極陳鼓樂神常歡歆而降之福自傷忠信事上卒不見明而遭放棄以至危苦

雲中君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巨員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逸曰華采五色也若杜若也言已將脩饗祭以事靈神乃先使靈巫先浴蘭湯沐香芷衣五采華衣飾以杜若之英以自潔飾靈巫也楚人名巫為靈子連蜷巫迎神道引貌也既已也留止也爛光貌也昭昭明貌也未央未已也巫執事肅敬奉迎導引神顏貌矜莊形體連蜷神則歡喜安留見止見其光容爛然昭明長無極已　良曰蘭若皆香草也靈巫也連蜷導引神貌央極也言將祭祀之時先使靈巫沐浴蘭芳衣五色之服務其芳潔又飾若英也導引也雲中君使留心於此神光爛然明明無極雲中君雲師屏翳也

蹇將憺徒濫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逸曰蹇詞也憺安也壽宮供神之處也祠

祀皆欲得壽故名為壽宮也言雲師既至在於壽宮歆饗酒食憺然安樂無有去意也齊同也光明也言雲師豐隆爵位尊高乃與日月同光明也夫雲興而日月暗雲藏而日月明故言齊光也 銑曰蹇辭也壽宮祠神所也神既安樂德又光明乃與日月齊也

龍駕兮帝服聊翺游兮周章

逸曰龍駕言雲神駕龍帝謂五方之帝也服飾也言天尊雲神使之乘龍兼衣言青黃五采之色與五方帝同服也聊且也周章猶周流也 言雲神居無常處動則翺翔周流往來且游且翺也 向曰言神駕雲龍之車為五方帝服翺游周章往來迅疾貌

靈皇皇兮既降猋必遙**遠舉兮雲中**

逸曰靈謂雲神也皇皇美貌也降下也言神來下其皇皇而美有光文也猋去疾貌雲中其所居也言雲神往來急疾飲食既飽猋然遠舉復還其處 翰曰雲中神所居

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

逸曰覽望也兩河閒曰兾州餘猶他方也言雲神所在高遠乃望於兾州尚復見他方也窮極也言雲神出入奄忽須臾之間横行四海安有窮極者也　濟曰言神所居高絶下覽兾州横望四海皆有餘而無極兾州堯所都也思有道之君故覽之

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忡忡

五臣作忡忡

逸曰居謂雲神忡忡憂心貌也屈原見雲一動千里周徧四海想得隨從觀望四方以志已憂思而念之終不可得故太息而歎中心煩勞而忡忡　良曰夫君謂靈神以喻君也言夫君所居高遠下制有國我之思君終不可見故歎息而憂心也

湘君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

逸曰君謂湘君也夷猶猶豫也言湘君所在土

地肥饒又有嶮阻故其神常安不肯游蕩既設祭祀使巫請呼之尚復猶豫蹇詞也留待也中洲洲中也水中可居者為洲言湘君蹇然難行誰留待於水中之洲乎以為堯二女娶舜有苗不服舜往征之二女從而不反道死於沅湘之間因為湘夫人也所留蓋謂此二女銑曰君湘水神也蹇語辭也言神樂其所居猶豫不降於此誰將留待於中洲乎欲神神之速至也

美要眇妙兮宜脩沛普賴吾乘兮桂舟

逸曰要眇好貌也脩飾也言二女之貌要眇而好又宜脩飾也沛沛行貌也舟船也吾屈原自謂也言已雖在湖澤之中猶乘桂木之船沛然而行　向曰思神容儀美好又宜脩飾也我復乘桂舟以迎神也舟用桂者取香潔之異

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

逸曰沅湘水名言已乘船常恐危殆願君令沅湘無波涌使江順徑徐流則得安也　翰曰願神使波安流而我不危殆也沅湘二水名

望

夫君兮歸五臣作未來吹參差兮誰思逸曰君謂湘君參差洞簫也言己瞻望於君而未肯來則吹簫作樂君當復誰思念　良曰夫君神也謂神肯來斯而我作樂吹聲參差當復思誰言思神之甚駕飛龍兮北征邅陟連吾道兮洞庭逸曰屈原思神略垂意念楚國駕飛龍北行還亟歸故居也邅轉也洞庭太湖也言己欲來龍而歸不敢隨從大道願轉江湖之側安委曲之徑欲急至也　良曰原思既畢念反楚國願駕飛龍北行轉道於洞庭湖上而直歸也薜薄閉荔麗

拍兮蕙綢五臣作采荃七全橈而遙兮蘭旌五臣作旗　逸曰薜荔香草也拍搏壁也綢縛束也詩曰綢繆束楚荃香草也橈小楫也屈原言己居家則以薜荔搏飾四壁蕙草縛屋乘舟船則以荃為楫櫂蘭為旌旗動以香潔自脩飾也　銑曰薜荔蕙荃蘭皆香草也原言我居家縛香草以搏四壁亦

以為楫棹亦以為旌旗芬芳潔清有如此也

望涔岑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

逸曰涔陽者江碕名也近附郢極遠也浦涯水也靈精誠也屈原思念楚國願乘輕舟上望江海之遠浦附郢之碕以泄憂念橫度大江揚己精誠冀能感寤懷王使還己也　向曰涔陽浦接於楚都極遠也言我遠遊此浦將橫絕大江揚其精誠於君側冀君感悟復命我也

揚靈兮未極女嬋媛爰兮為余太息

逸曰極已也女謂女嬃也屈原姊也嬋媛猶牽引也言己遠揚精誠雖欲自竭盡終無從達故女嬃牽引責之數為己太息悲毒欲使屈原改性易行隨風俗也　翰曰女謂屈平姊女嬃也言我揚精誠未已女嬃牽引時事以為不變節從俗終不可而為我歎息也

橫流涕兮潺仕連湲為元隱思君兮陫符沸側

逸曰潺湲流貌也屈原感女嬃之言亦欲變節而意不能改內自悲

傷沸泣横流君謂懷王也𨻶陋也言己雖見放棄隱伏山野猶從側陋之中思念君也　良曰潺湲流貌𨻶陋也感女嬃之言泣涕横流隱伏側陋彌思君子

桂櫂兮蘭枻翊例斲丁角冰兮積雪

逸曰斲所也言己乘船遭天盛寒舉其楫斲所冰凍紛然如積雪言己勤苦　銑曰櫂楫也枻船傍板也桂蘭取其香也言志不通猶乘舟值天盛寒舉其楫棹斲所冰凍紛如積雪徒為勤苦而不得前

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

逸曰搴手取也芙蓉荷花也生水中屈原言己執忠信之行以事於君其志不合猶入池涉水而求薜荔登山緣木而采芙蓉固不可得　向曰薜荔香草也生於陸芙蓉荷華也生於水言己執忠信之行求合於君亦猶入水池之中而采薜荔登山木之末而取芙蓉固無逸理搴取也

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絶

逸曰言婚姻所好心意不同則媒人疲勞

而無功也屈原自喻行與君異終不可合亦疲勞而已言人交接初淺恩不甚篤則輕相與離絶也言己與君同姓共祖無離絶之義　翰曰為婚姻者其心不同徒使媒人勞苦恩情不能甚厚者則必輕易離絶事君之道亦類此焉

石瀨兮淺淺賤飛龍兮翩翩逸曰屈原憂愁俯視川水見石瀨淺淺疾流而下將有所至仰見飛龍翩翩而上將有所登自傷棄在草野終無所登至也　濟曰瀨湍水也淺淺流貌原既憂怨下視水石淺淺而流仰觀飛龍翩翩而舉物皆遂性我獨不然也

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五臣作我以不閒音閑　逸曰交友也忠厚也朋友相與不厚則長相怨恨也言己執履忠貞雖獲罪過不敢怨恨於衆人閒暇也言君常與己期欲其為治後以讒言之故更告我以不閒暇遂以疏遠　良曰言君與臣下為友而臣為不忠則怨而責之己為不信則以為不閒疾其君

初欲與己為治後遂相背焉

朝騁騖兮江臯夕弭節兮北渚

逸曰朝以喻己盛也澤曲曰臯言己願及朝明己年盛時任重馳騁以行道德弭安也渚水涯也夕以喻衰言日夕將暮日日衰老弭情安意終於草野　銑曰夕喻衰也喻己盛少之時願驅馳於君前及衰謝之日反安意於草野自歎之辭也騁騖疾行也弭節安意也

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

逸曰次舍也過信為次周旋也言己所居在湖澤之中衆鳥舍止我之屋上流水周旋己之堂下自傷與鳥獸魚鼈為伍　向曰言己在江湖之中鳥止於屋水周繞於堂

捐余玦決兮江中遺余珮兮澧禮浦

逸曰玦玉珮也先王所以命臣之瑞也故與環即還與玦即去也遺離也佩瓊琚之屬也言己雖見放逐常思念君設欲遠去猶捐玦佩置於水涯冀君求己示有還意　濟曰捐遺皆置也玦珮皆朝服之飾置於江

澧二水之涯者冀君命已猶可以用也

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

逸曰芳洲香草叢生水中之處遺與也女陰也以喻臣謂己之儔匹也言己願於芳芬絕異之洲采取杜若以與貞正之人思與同志終不變更　良曰芳洲多生香草也故於此采杜若為下女喻賢臣也欲將己之美投於賢臣者思與同志復為治道

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逸曰言日不再中年不再盛也逍遙游戲也言天時不再至人年不再盛已既老矣不遇於時聊且逍遙而游容與而戲以待天命之至也　銑曰自言憂愁欲以決死死不再生何由復遇逍遙容與待君之命冀得盡其誠心焉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逸曰帝子謂堯女也降下也言堯二女娥皇女

英隨帝不反墮於湘水之渚因為湘夫人眇眇好貌也予屈原自謂也堯二女儀德美好眇然絕異又配帝舜而乃沒命水中屈原自傷不遭值堯而遇暗君亦將沈身湘流故曰愁我也　向曰其神儀德美好愁我失志焉

嫋嫋奴鳥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逸曰嫋嫋秋風搖木貌言秋風疾則草木搖湘水波而樹葉落矣以言君政急則衆人愁而賢者傷矣　翰曰洞庭湖名言秋風疾則草木搖落江湖生波喻小人用事則君子棄逐

登白薠兮五臣本無登字薠作蘋音煩騁望與佳期兮夕張去聲叶韻　逸曰薠草秋生騁平也佳期謂湘夫人也不敢指斥尊者故言佳也張施也言已願以始秋薠草初生望平之時脩設祭具夕早洒掃張施帷帳與夫人期歆饗之也　良曰言已願以此夕設祭祀張帷帳冀夫人之神來此歆饗以喻張設忠信以待君命

鳥萃兮蘋中罾何為

兮木上逸曰萃集也罾魚網也夫鳥當集木巔而言草中罾當在水中而言木上以喻所願不得失其所也濟曰蘋水草也鳥當集木上今在水中罾宜置水中今在木上以喻己志反覆失所也沅有芷

止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逸曰言沅水之中有盛茂之芷澧水之外有芬芳之蘭異於衆草以興湘夫人美好亦異於衆人公子謂湘夫人也重以卑說尊故變言公子也言己想若舜之過二女二女雖死猶思其神所以不敢達言者士當須介女當須須姝也銑曰芷蘭皆香草也喻己之善也公子謂夫人喻君也未敢言者欲待賢主慌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逸曰言神鬼荒忽往來無形近而視之彷彿若存遠而望之但見水流潺湲也向曰慌忽無形貌言遠望不見但觀流水潺湲麋何爲五臣作食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逸曰麋獸名蛟龍類

也言麋當在山林而在庭中蛟當在深淵而在水涯以言小人當處野而升朝廷賢者當居尊官而為僕隷翰曰麋當在山野今在庭中蛟當在深泉今在水際以喻君子小人顛覆失所也裔際也

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時制切逸曰濟渡也自傷驅馳不出湖澤之域濟曰澤畔曰皋澨水涯也言朝夕往來不出於湖澤之間

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逸曰予屈原自謂也偕俱也逝往也屈原幽居草澤思神念鬼冀湘夫人有命呼己則願騰駕而往不待侶偶也良曰佳人謂湘夫人也冀聞夫人召我將騰馳車馬與使者俱往喻有君命亦將然矣

築室兮水中葺七入之兮以荷蓋逸曰屈原困於世上願築室水中託附神明而居處也銑曰葺茨也自傷困於世上願築室結茨於水底用荷葉蓋之務以清潔託附於神而居也

荃七全壁兮紫

壇播芳椒兮成堂 逸曰以荃草飾室壁累紫貝為壇布香椒於堂上 向曰荃香草也紫紫貝椒香木也以此物飾屋壁壇堂也 桂棟兮蘭橑 老 辛夷楣 眉 兮葯 烏角 房 逸曰以桂木為屋棟以木蘭為榱辛夷香草以作戶楣葯白芷也房屋也 翰曰桂香木蘭辛夷葯香草也榱椽也楣門楣也又以馨香為房之飾 罔薜荔兮為帷擗 普覓 蕙 五臣作蓮 櫋 彌綿 兮既張 逸曰罔結也結薜荔為帷帳擗析也以折蕙覆櫋屋 濟曰櫋屋聯也薜荔蕙皆香草罔結以為帷帳擗折以為屋聯盡張設於中也 白玉兮為鎮疏石蘭 五臣本有兮字 以為芳 逸曰以玉鎮坐席石蘭香草疏布陳也 良曰以玉鎮坐席也石蘭香草疏布其芳氣 芷葺 五臣本有之字 兮荷屋繚 了 之兮 五臣本有以字 杜衡 逸曰葺蓋屋也繚縛東也杜衡香草也

銑曰芷杜衡皆香草也以芷草及荷葉葺以蓋屋又束縛杜衡置於水中

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

逸曰合百草之華以實庭也馨香之遠聞者也積之以為門廡也屈原生遭濁世憂愁困極意欲隨從鬼神築室水中與湘夫人比鄰而處然猶積衆芳以為殿堂脩飾彌盛行善彌高也　向曰百草皆香草實滿也建樹馨香廡屋也言又以為門屋矣所築室於此者欲與夫人為鄰也

九嶷繽兮並迎去靈之來兮如雲

逸曰言舜使九嶷之山神繽然來迎二女則百神侍送衆多如雲　翰曰舜葬九嶷山使其山之神靈來迎二女其來之衆繽紛如雲也

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褋兮澧浦

逸曰袂衣袖也褋襌襦也屈原設託與湘夫人共鄰處舜復迎之而去窮困無所依故欲捐棄衣物褋身而行將適九夷也　良曰褋禮襌袖襦也皆事神所用也今夫人既去君復背

已無所用也故棄遺之

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逸曰汀平也遠者謂高賢隱士也言己雖欲之九夷絕域之外猶求高賢之士采平洲香草以遺之共與脩道德也濟曰搴取也杜若以喻誠信遠者神及君也

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逸曰言富貴有命天時難值不可數得聊且遊戲以盡年壽也銑曰驟數也

文選卷三十二